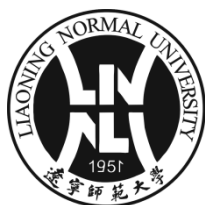


分类号: _____
密 级: _____

学校代码: 10165
学 号: 201911010276

遼寧師範大學

硕士学位论文



马丁·路德思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传播

The spread of Martin Luther's ideas during the Reformation

作者姓名: 付鹏鹏
学科、专业: 世界史
研究方向: 基督教会史
导师姓名: 吴舒屏教授

2022 年 04 月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承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他人和其他机构已经撰写或发表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的研究成果对本人的启示和所提供的帮助，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_____台鹏鹏_____

学位论文版权的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辽宁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及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复印件或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文授权辽宁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编入有关数据库并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且本论文电子文档的内容和纸质版的内容相一致。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使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_____台鹏鹏_____

指导教师签名：_____马静_____

签名日期：

2022年6月2日

本论文承

_____项目_____，（项目
编号：_____）的资助。

摘 要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标志着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在与罗马天主教的对抗中，路德从一名修士转变成为宗教改革家。此间，其改革思想日渐明晰，以“因信称义”“平信徒皆为祭司”“《圣经》是信仰的唯一依据”等理论构建起路德神学之圣殿。然而，路德并非中古西欧首位反抗罗马教皇权之人。在他之前，威克里夫和胡斯就曾率先进行过改革尝试，只是均以失败告终。路德之所以能够使宗教改革运动衍生出如此宏大之势，并使新教路德派得以确立，学界对其中的原因有多种阐释框架。笔者认为，这主要与其所使用的宣传策略是分不开的。路德借助印刷机与木刻版画的力量，使自己的思想能够快速的传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认同。而在路德思想传播的过程中，德国的大众文化也得到了重塑，对其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绪论部分，笔者首先梳理了有关路德思想的原始资料，包括路德本人及其同时代人的文著。其次，在国外研究动态部分，笔者着重对不同时期的新教历史进行了分析，力求展现路德思想在各种历史场景中的不同表述，并随之过渡到文字材料、图像材料与路德思想传播之关系的研究中。再次，笔者总结了国内有关路德思想的研究现状。最后是有关方法论的内容。本篇论文采用了以图证史的方法，借鉴新文化史家以及艺术史家的理论与方法，对图像证史的可行性进行了评述。

本文的正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笔者具象路德从修士到改革家的转变，来凸显路德思想的明晰过程，并阐述了路德改革思想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路德并非一开始就站在罗马教廷的对立面，而是在与其对抗的过程中，思想一步步的明晰，并最终与天主教分道扬镳。

第二部分，笔者通过对印刷小册子的分析，阐释了路德思想传播之广泛性。笔者认为，在1517到1525年间，路德是德国最受欢迎的作者。他撰写的文章最有市场价值，因此各个印刷商争相印刷，并以价格低廉的小册子出售。与之相反，由于传统的限制，罗马天主教会没有对印刷术这一先进技术进行充分利用，故而在宣传战中处于劣势。

第三部分，笔者对宗教改革时期流行的木刻版画进行了分析。在当时识字率不足5%的德国，相对于文字材料，木刻版画更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成功地宣传路德思想。通过木刻版画宣传，不难管窥宗教改革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

第四部分，从宗教改革与大众文化探析，可以发现路德的思想与实践都是与宗教改革时期的大众文化相契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重塑了宗教层面的大众文化。

关键词：马丁·路德；传播；印刷术；木刻版画；大众文化

The spread of Martin Luther's ideas during the Reformation

Abstract

In 1517, Martin Luther published the ninety-five Theses, which marked the outbreak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Luther was transformed from a friar into a reformer in his struggle with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During this period, his reform thought became increasingly clear, and he built the temple of Lutheran theology with such theories as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l ordinary believers are priests" and "The Bible is the only faith". Luther, however, was not the first person in middle Western Europe to rebel against the papal power of Rome. Wycliffe and Hus had been the first to attempt reform before him, only to fail. There are many frames of explanation as to why Luther was able to make the Reformation so powerful and to establish Protestant Lutheranism.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is is mainly inseparable from the propaganda strategy used by it. With the help of printing presses and woodcut prints, Luther's ideas could spread quickly and were recognized by the mass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Luther's thought, German popular culture was also reshaped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its history.

In the introduction part, the author firstly sorts out the original materials about Luther's thought, including Luther's own writings and those of his contemporaries. Secondly, in the foreign research dynamic part,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protestant history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ries to show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Luther's thought in various historical scenes, and then transi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ten materials, image material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Luther's thought. Thirdly,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Luther's thought in China. The last part is about methodology. This thesis adopts the method of verifying history by pictures, and draws lessons from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new cultural historians and art historians to comment on the feasibility of verifying history by pictures.

The text of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the author exemplifies Luther's transformation from a monk to a reformer to highlight the process of Luther's thought clarity, and expounds the core content of Luther's thought of reform.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Luther did not stand against the Vatica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but in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against it, his thoughts became clearer step by step, and finally he parted ways with Catholicism.

In the second part, the author explains the universality of Luther's though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rinted pamphlets. In my opinion, Luther was the most popular author in Germany between 1517 and 1525. His articles were the most marketable, so printers competed to print them and sell them in cheap pamphlets. On the contrary, due to traditional limitations,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did not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of printing, so it was at a disadvantage in the propaganda war.

In the third par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opular woodcut prints in the Reformation period. In Germany, where the literacy rate was less than 5%, woodcut prints were more successful than written materials in promoting Luther's ideas among the masses. Through woodcut engraving propaganda,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the Reformation was a broad social movement.

The fourth part, from the analysis of religious reform and popular culture, it can be found that Luther's thought and practice were in line with the popular culture of the religious Reform period, and even reshaped the popular culture at the religious level in a sense.

Key Words: Martin Luther; Spread; Printing; Woodcut prints; Mass culture

目 录

摘 要.....	III
Abstract	IV
绪论.....	1
(一) 原始资料.....	1
(二) 国外研究现状.....	3
(三) 国内研究现状.....	11
(四) 方法论.....	13
一、路德从修士到改革家的转变.....	15
(一) 修士路德.....	15
(二) 改革家路德.....	17
(三) 路德的改革思想.....	19
1. 因信称义.....	19
2. 平信徒皆祭司.....	20
3. 《圣经》是信仰的唯一依据.....	21
二、印刷宣传.....	23
(一) 小册子的特点.....	23
(二) 印刷小册子赋权.....	24
(三) 路德宣传的广泛性.....	25
(四) 罗马教廷的宣传困境.....	31
三、图像宣传.....	37
(一) 老克拉纳赫与丢勒对路德的支持.....	37
(二) 老克拉纳赫对于路德形象的塑造.....	38
(三) 图像论战中的“他者化”.....	42
(四) 图像资料的特点.....	44
四、路德思想获得认同的原因与宗教改革时期的大众文化.....	45
(一) 路德思想获得认同的原因.....	45
(二) 大众文化.....	46
结语.....	49
参 考 文 献.....	50
致 谢.....	53

绪论

在宗教改革史研究中，德国民众对马丁·路德思想的普遍认同，一直被视为应然之事。在传统阐释框架中，路德即是16世纪德国的宗教代言人，其改革神学及社会主张乃是其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产物。因此，在路德思想与德国民众之间，似乎应该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认同逻辑，进而消解了一切探究的可能性。然而，伴随着新文化史的勃兴，尤其是印刷术和木刻版画研究的深入，路德思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传播这一课题，逐渐引发了学界的关注。

宗教改革是第一次有意识的利用印刷术来引导和塑造群众运动的重大尝试。印刷术使新教人员做到了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迅速而有效地向广大人民传播新的宗教思想。在1517到1525这几年间，路德是德国最受欢迎的作者，他的作品以廉价小册子的形式印刷以及重印，路德本人的形象也被刻木刻版画用以宣传新教思想。在宣传的过程中，路德有意使新教思想与大众文化相契合，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并使宗教改革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将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同时借鉴西方新文化史学派的理论基础上，对马丁·路德及宗教改革运动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路德思想的传播路径及影响进行深入探究。

（一）原始资料

当前有关路德思想的原始材料，主要集中在路德的作品中。而当今最权威的路德作品集是魏玛版《马丁·路德全集》。^①林纯洁博士曾专门撰文对该文集的起源、编撰过程、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进行评述：《路德全集》魏玛版共123卷，其中著作84卷、《桌边谈话》6卷、德语《圣经》15卷、《书信》18卷。著作主要包括路德的神学论著、辩论文章、布道集和《圣经》讲解，是文集之精要；《桌边谈话》，是路德与家人、朋友、客人和学生的谈话，涵盖了神学、伦理、政治等各个领域；《书信集》则重点收录了路德与皇帝、王侯、朋友、家人、教皇、主教、修士、农民等各阶层人士的通信。^②

路德著作受到最广泛使用的英文译本是美国费城出版的55卷本的《路德文集》^③。这个版本除了有一册指南之外，还包括路德大部分的解经著作（1—30卷），以及短文和政治论著（31—54卷）。解经作品是以圣经书卷的次序编排，而不是按照路德的撰写次序。在英文版中较为重要的路德著作还有《马丁·路德著作选集》（Martin Luther: Selections

^① Martin Luther, Dr.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n Böhlaus, S. 1883.

^② 林纯洁.《路德全集》魏玛版的历史与未来[J]. 德国研究,2012,27(03).

^③ Martin Luther. Luther's works, 55 Vols[M]. Saint Louis and Philadelphia,1955.

from his Writings)。^①路德的作品已经有了中文版，2010年出版的《路德选集》^②分为上下两卷，第一卷包括路德名著九篇，这九篇是根据费城版《马丁·路德著作集》(Works of Martin Luther)译成；第二卷除了收录九篇路德名著外，还包括路德的《桌上谈》《路德的通信集》。200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伍渭文博士主编的《路德文集》^③第一、二卷出版，其中繁体版由香港路德会文字部出版，简体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另外，伍渭文博士在完成第一、二卷的编辑工作后已辞去总主编一职，由第三卷开始，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助理教授李广生博士获正式委任，接替担任境外的总主编。至于内地总主编，仍由广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路德研究中心主任雷雨田教授担任。曾任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助理教授周伟诚博士将负责第三卷中统一译词、风格等工作。至于第四及第五卷主编，则由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助理教授兼牧育部长廖元威博士担任。

16世纪时，新教史家与天主教史家的论战是当时历史撰写的主要特点。为了攻击罗马教会的历史依据，路德派新教徒在马提亚·夫拉西阿斯(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撰写了《马格德堡世纪史》(Magdeburg Centuriators)，这部著作把世俗世界的历史看作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不是人，而是上帝。^④尽管这部著作有许多缺点，但它却形成对罗马教会历史基础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天主教也主动开始从历史中寻找证据进行反击。这项工作由枢机主教巴洛尼阿斯(Caesar Baronius)在他的《教会年代记》(Annales Ecclesiastici, 1588-1607)一书中办到了。这部著作著作从基督诞生写起，至1198年止，即每卷专门论述一个世纪。他把一切材料记在年代之下，并不强调神学上的问题，列出历任教皇和皇帝的年代和名称，一切都以成系列的大量历史材料为根据。他的主要命题是：教会丝毫未曾像新教徒说的那样腐化堕落，实际上它仍然很纯洁。^⑤

新教史家在关于教会史以及地方史的写作中进行了努力。这类路德派作家中有乔治·斯帕拉廷(George Spalatin)，著有《宗教改革年代记》(Annales Reformationis)^⑥；路德的同事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在维滕堡出版了一本小书《神学精义》(Loci Communes)^⑦，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路德派教义。梅兰希顿是路德的同事以及至交好友，沃尔姆斯会议以后，路德失去了自由人身份，在一些重要的场合，路德无法公开出席，

^① Martin Luther.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M]. New York,1962.

^② 马丁·路德. 路德选集[M]. 徐庆誉,汤清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③ 马丁·路德. 路德文集[M]. 伍渭文主编. 香港:香港路德会文字部,2003.

^④ J.W.汤普森. 历史著作史:上卷[M]. 谢德风译,李活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62.

^⑤ J.W.汤普森. 历史著作史:上卷[M]. 谢德风译,李活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72.

^⑥ George Spalatin. Annales Reformationis[M]. Leipzig,1718.

^⑦ Philip Melanchthon. Die Loci Communes[M]. edited by G. L. Plitt & Th. Kolde. Leipzig,1900.

于是就由梅兰希顿充当路德的发言人，他曾与路德一起同瑞士的改革者开会，参加奥格斯堡帝国会议并负责起草了《奥格斯堡信纲》。梅兰希顿还主持修订《编年史》，这本书代表着路德派的思想，也为十六世纪具有神学内容和目的的历史写作树立了一个先例。新教历史家约翰·斯来丹（Johann Sleidan）是为法国效劳的一位外交家，负责处理法国和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之间的外交，他抄写了所有他经手的有关宗教改革时期的文件。1545年夏，斯来丹着手编写著作《皇帝查理五世时期的宗教与国家情况评述》（*Commentoriarum de statu religionis et reipublicae Carolo V*），^①二十六卷，十年之后才写完。这是记述作者所属时代的一部伟大史书，收入了大量原始文献，不久就译成法文和英文。他虽然是一位路德派信徒，但仍能在记述非新教事件时抱超然态度。因此，他这部著作成为研究宗教改革的一部重要的原始文献。

（二）国外研究现状

当宗教改革在 18 世纪被西方史学家公认为一个时代之后，学者对它的研究日益趋向系统化和深度化，不但赋予它全面的细致考察，即个别人物的研究，而且赋予它时代思想特征的考察，即研究其内在的起源和发展。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每个时代都各有特点。

关于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1517-1648 年。这一时期的历史主要是路德派的学者所撰写，他们的目的不是捕捉或揭露关于过去的客观事实，而是解释，并最终使与罗马决裂的原因合法化。它是对神学真理而不是历史真理的研究。这种撰史方法是由梅兰希顿提出的，他将早期宗教改革的历史与基督教过去更广泛的历史框架相结合，接着，梅兰希顿小心翼翼地改变了时间的尺度和历史事件的进程，直到所有的基督教历史都与宗教改革步调一致。

这种早期的历史把路德描绘成宗教改革运动中受圣灵鼓舞的领袖：一个真正由上帝派来的人。很多是亲眼目睹路德与罗马斗争的伙伴写的。这些人把路德比作先知、奇迹创造者、启示天使、后期使徒、上帝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第一批改革史家去世，对路德的描述开始去神圣化。

路德去世以后，路德宗内部分化为两个团体，每个团体都声称自己继承了宗教改革的遗产，各自撰写自己独特的历史，各自编辑自己版本的路德著作。此外，人们越来越需要为他们的教会发展一种更深层的神学和历史合法性，这往往导致了对路德和维滕堡

^① Sleidan, Johann. *Commentoriarum de statu religionis et reipublicae Carolo V. Caesare libri XXVI*[M]. Strassburg,1555.//José Rabasa, Masayuki Sato, Edoardo Tortarolo, et al.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1400-1800*[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330.

重要性的淡化。早在 1617 年，在宗教改革的百年庆典之际，乌尔姆（Ulm）的领主康拉德·迪特里希（Konrad Dietrich）就宣称路德“不是建立我们的福音教义的人，而是恢复它的人，不是引入它的人，而是净化它的人。”然而，比德国路德教内部日益增长的裂痕更重要的是其他新教教会地位的上升。茨温利与加尔文被越来越多的改革史家所提及。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在他的《宗教改革历史》（Reformation History）时，他谈到了路德的攻击赎罪券的起源的时刻，但补充说，茨温利在一年半以前在格拉鲁斯（Glarus）的教区早已做过类似的事情。^①这些对比鲜明的叙述在 1617 年的百年庆典上造成了一些尴尬的沉默，因为路德宗史家继续强调路德所扮演的独特角色，而其他新教徒则倾向于更广泛地谈论中世纪的衰落，以及茨温利和加尔文的改革。

尽管路德宗信徒与加尔宗文信徒互相争论，但是他们都认为成为天主教信徒是更加糟糕的事情。因此，当天主教徒也开始撰写宗教改革的历史时，所有新教徒都非常关注这一点。教皇派神学家从一开始就回应了与路德的神学争论，如 1518 年卡耶坦（Cajetan）与路德的赎罪券之争，1519 年路德与约翰·艾克（Johann Eck）的莱比锡论战。还有一些书籍，比如《科克莱厄斯评注》（Commentaries of Cochlaeus），这是一本关于路德的“反传记”，充满了对路德的侮辱和指责，但是这些并不能改变新教史家的看法。

到了 17 世纪后期，一些天主教历史似乎有足够的内容和权威来影响世界看待路德和宗教改革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雅克·贝尼尼·博须埃（Jacques Benigne Bossuet）的《新教教会变化史》（History of the Variations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博须埃是法国宫廷传教士和路易十四专制主义背后的主要理论家，曾经对胡格诺派进行持续数年的迫害。博须埃认为，宗教改革引发了一种虚假的异端信仰，给真正的教会带来了毁灭。就其本质而言，因为新教缺少天主教那样的中央权威，它只能导致分裂，不团结和混乱，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也必然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正如他所说，历史证明，福音派既愿意挑起争端，也愿意拿起刀剑。^②

博须埃的书为反对宗教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它不仅创造了一个虚假的宗教，还埋下了混乱和分裂的种子。撒克逊政治家维特·路德维希·冯·塞肯多夫（Veit Ludwig von Seckendorff）对博须埃的批评做出了回应，1688 年他的著作《路德教义史》（the History of Lutheranism）出版。这本书的总体逻辑是历史的，而不是神学的。塞肯多夫开始用具体的事例而不是信念的深度来驳斥这些论点。它揭示了宗教改革历史的偶然性和整个过

^① Dixon, C Scott. Martin Luther and the Reformation in Historical Thought, 1517–2017[J]. An Irish Quarterly Review, 2017.

^② Dixon, C Scott. Martin Luther and the Reformation in Historical Thought, 1517–2017[J]. An Irish Quarterly Review, 2017.

程的人性维度，在今天看来类似于一种政治或者社会历史，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进行了对原始材料的参考，就像塞肯多夫在他的序言中回忆的那样，没有其他宗教改革历史学家研究过这么多的档案材料。

在塞肯多夫之后，所有的新教与天主教历史学者以及其他严谨的历史学者，都会遵循他的方法，这对宗教改革史研究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首先，它导致了一个大规模的复兴和重建项目，因为在路德去世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宗教改革的历史遗产没有得到任何保护，例如，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来保存路德的个人论文，也没人整理当时的档案资料，一些值得保护的历史场所也年久失修，路德在维滕堡的书房被用来存储谷物。所有这些都 在 18 世纪早期改变了，学者们开始收集、整理和汇编宗教改革时期的档案资料。其次跟这个活动有关，这些材料被收集起来后，被整合进历史的叙事中。在维滕堡和耶拿版本出版一个多世纪后，现在有了扩大的路德作品的合集，基于档案的研究导致了对宗教改革的理解的巨大飞跃，并且重塑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历史叙事。

这个版本的宗教改革史与信仰时代的宗教改革史相比，更加有历史基础，也更加深刻。这些深刻的变化是随着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而发生的，对于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理性超越信仰成为最高的信念，这体现在学者们的撰史方式中。首先，历史学者们更加重视对原始材料的批判性使用；其次，学者们开始剥离教会历史中的超自然现象和神圣的干预，用理性对历史进行研究就足够了。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教会历史的研究逐渐世俗化，对历史的记录仅仅是“纯粹的事实”，不再包括神圣的启示。历史学家也需要用世俗的标准去解释精神世界。

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这个事件可以很形象的体现这一点，在最初的记载中，路德被描绘成上帝意志的工具，他发表《论纲》是上帝的旨意，是预言的实现。但是在启蒙运动的版本中，路德之所以决心与赎罪券作斗争并发表《论纲》，是因为他渴望捍卫理性，并将基督教良心从中世纪晚期迷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甚至有人谈到了历史周期论，如戈特利布·塞缪尔·特雷尔（Gottlieb Samuel Treuer）所说，“根据人类的计算，16 世纪初正是教会进行一次大革命的好时机。”^①而到了现在，有些学者认为路德发表《论纲》是为了对赎罪券进行学术辩论，因为路德张贴《论纲》的地方就是当时的学者们经常张贴学术辩论问题的布告栏，他并不知道《论纲》会被传播从而改变了历史进程。

19 世纪的德国走向统一，为建立一个新德国的斗争改变了路德与宗教改革在历史中的形象。在兰克学派的描述下，宗教改革成为了一个德国事件，宗教改革在德国的历史传统中也被描述为新德国精神的起源，路德也被描述为新德国的典范。新教中产阶级从

^① Dixon, C Scott. Martin Luther and the Reformation in Historical Thought, 1517–2017[J]. An Irish Quarterly Review, 2017.

自由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与俾斯麦自上而下对德国进行统一相一致。在 1883 年，路德的 400 周年诞辰的纪念日，海因里希·冯·特雷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通过肯定“改革的行动源自可敬的德国良心的斗争”来纪念这一周年，对特雷奇克来说，路德的改革“向我们的国家呈现了一种基督教形式，与对真理的渴望和德国本性中不可驯服的独立性相一致，正如罗马教会对应着浪漫民族的逻辑和唯美主义，而东正教则对应着希腊斯拉夫世界的半东方束缚。”^①

到了 20 世纪，宗教改革是现代的起源成为一个标准的主题，历史学者用现在的理论理解过去的历史。最著名的有两个例子，第一个即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②在开头便提到很多企业家，公司的高层都是新教徒，而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如节俭、自信、自力更生等等都与新教信仰有着很深的联系。第二个例子即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的解释，马克思称德国农民战争是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恩格斯称它是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而且是比英国革命更为欧洲式的革命，并且把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看作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的三大决战之一。^③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经历了一次“语言转向”或者“文化转向”，新的研究方法出现，这种新的史学研究实践通常被称为新文化史。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查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鉴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④也正是这一时期，宗教改革社会史的发展逐渐式微，宗教改革文化史勃兴。宗教改革文化史注重考察宗教改革过程中各种历史现象背后的思想或者文化因素，因此路德思想的传播成为一个重点的研究内容。

彼得·伯克(Peter Burke)是新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伯克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大众文化史，他把宗教改革视为大众文化的改革，宗教改革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当地语言的《圣经》、以问答的形式写成的《教理问答》，以及音乐、仪式、画像等都在新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① Dixon, C Scott. Martin Luther and the Reformation in Historical Thought, 1517–2017[J]. An Irish Quarterly Review, 2017.

^②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马奇炎,陈婧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③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1 卷[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9.

^④ 周兵. 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D]. 复旦大学,2005,09.

伯克认为从宏观层面以及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改革的启动最初似乎来自于精英，尤其是高级教士，然后再广泛传播到全社会。社会理论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给了这种进程以不同的名称：前者称之为“文明化”进程，而后者称之为“规训化”进程。但是如果没有大众的支持，改革运动可能不会取得成功。伯克的著作《近代早期欧洲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在宗教改革史的圈子中影响深远，在本书中大量借鉴了民俗学、文学批评和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①其理由是，相对于历史学而言，民俗学更注重民间文化，如口述传统和仪式等；文学批评家对文学流派风格的演变的重视、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是文化史家所必需的能力；至于人类学，它往往把一个社会放在其自身的环境和条件中去理解，并且更深入于探讨神话、图像和仪式等更深层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21世纪初，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宗教改革的新文化史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著作，比较著名的有鲁布拉克(Ulinka Rublack)的《宗教改革时代的欧洲》(Reformation Europe)^②，以及马西森(Peter Matheson)的著作《宗教改革的想象世界》(The Imaginative World of the Reformation)^③。

在《宗教改革时代的欧洲》一书中，鲁布拉克写道：首先，路德成为了一位杰出的神学家、传教士、辩论家、演说家、作家和翻译家。他实际上是一个早期的现代媒体人，也就是说，他知道如何利用印刷这种相对较新的媒体来实现自己的成功。其次，路德效仿一些榜样：如圣保罗和波西米亚改革家胡斯，这使他的行为在许多已经有批判思想的人面前合法化，他擅长评论所有重大的时代问题，最突出的是赎罪券和圣经话语的含义，他把自己作为那些希望改变的人的榜样；第三，在1519到1521年间，当路德与天主教会的人进行辩论时，他会使用关于德国自由和荣誉的话语，从而在德国贵族、骑士以及人文主义者之间激起共鸣；第四，路德的神学教义融合了各种元素，如中世纪神秘主义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通过这样做，他吸引了各种各样的观众的兴趣。通过整合这些因素，路德为所有那些只通过信仰上帝的恩典寻求救赎的人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体验，使信徒从中世纪沉重的赦罪系统中解放出来；最后，路德以维滕堡为基地，在这里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共同辅助路德，才使路德取得成功。

马西森在其著作《宗教改革的想象世界》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研究宗教改革。他对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进行了研究，发现：“改革的过程不是思想上或者教会与国家层面的

^① 彼得·伯克.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M]. 杨豫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② Ulinka Rublack. Reformation Europ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③ Peter Matheson. The Imaginative World of the Reformation[M]. Fortress Press:2000.

重新建构，而是在精神方向上更基本的变化。”^①这些变化有着多种表现：如牧师和布道者所使用的隐喻，艺术家的视觉表现，以及宗教改革时期流行的民谣和赞美诗。马西森用六章阐述了这种方法。第一章认为启示录和反教权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并为宗教改革开辟了道路；在第二章中，马西森选择了改革者所引用的积极想象——自由、光明、永恒的契约，十字架上的基督，新使徒教会等，并创造了一种支持变革并吸引人们加入的新舆论。马西森认为通过这种原始的、强大的和压倒性的《圣经》中的形象，宗教改革抓住了人们的思想和心灵。第三章强调了这些想象的乌托邦性质；第四章，马西森强调这些想象可能是噩梦，也可能是美梦，以及它们可能导致暴力、压抑和不宽容；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了宗教改革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家庭生活和精神生活。在马西森看来，宗教改革改变了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家庭以及集体和个人的虔诚模式。

在宗教改革爆发之前的半个多世纪，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术。在印刷术的帮助下，马丁·路德的思想得以快速的传播。在传统史学的研究视野中，印刷术影响的研究过于单薄。后来随着年鉴学派以及传播学的出现，印刷术给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影响逐渐被深刻发掘。

1958年，在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丁(Henri-Jean Martin)的努力下，《印刷书的诞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出版了。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印刷书是宗教改革的推手：“印刷书确实在16世纪新教阵营的发展里，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那之前，教会固然发现过许多异端的存在，却总是立于不败之地，至少在西欧是如此……路德、加尔文等宣传家的中心任务，即试图以系统化的做法，将改革教理、中兴信仰的基础，即《圣经》，以方言重新印行，让寻常百姓都能读到。”^②

1979年，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的著作《作为一种变革动力的印刷出版：欧洲近代早期的传播与文化变迁》(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③出版。15世纪的欧洲酝酿着巨大的变化，文艺复兴运动越过阿尔卑斯山向欧洲北部蔓延，随后的宗教改革也冲击着天主教的束缚，科学革命也呼之欲出，但是爱森斯坦认为这三大运动的背后的共同动因——印刷术却长时间被忽视。在这部著作中，爱森斯坦发掘了印刷术的作用，认为宗教改革是在印刷术的推动下才能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之后她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① Peter Matheson. The Imaginative World of the Reformation[M]. Fortress Press,2000:6.

^② [法]费夫贺,玛尔坦. 印刷书的诞生[M]. 李鸿志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96.

^③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 in early-modern Europ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首先，爱森斯坦认为，在口头传播的过程中，语言信息稍纵即逝，而印刷术的固化功能在物理上延长了信息的存在时间，这导致宗教改革中的争论扩大化；其次，印刷术使文本出现了大规模的“统一”，在手抄本时代，人工在抄写的过程中会难以避免的出现抄写的错误，而每个人不同的处理方式又会给文本带来不确定性。而印刷文本的统一则不会有这种问题，这就使宗教改革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以往的异端；再次，印刷术使得书籍得以大规模的生产，普通民众也有了获得知识的可能性，这就使新思想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通过印刷媒介来研究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兹（Mark U. Edwards, Jr.），他在著作《印刷、宣传和马丁·路德》（*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①中探索了印刷术的重要性。他认为宗教改革是第一次有意识的利用印刷术来塑造和引导群众的重大尝试，印刷术使迅速而有效的向广大人民传递信息，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宗教改革的关键时期里，路德等改革家通过印刷术印刷了成千上万的小册子，使旧信仰失去了权威，达到了宣传新信仰的目的。天主教的宣传在这个过程中是失败的。而如果没有印刷术，宗教改革不可能迅速而广泛的引起群众的注意，而那些被宗教改革的宣传所吸引的读者，又和他身边的人口头分析这些观点，从而引发了宗教改革。

爱德华兹表示，使用“宣传”这个词是因为，读者并不会一定按照宣传者的期望去理解宣传的内容，这导致宣传与被宣传之间产生了理解的偏差，而且这种偏差是很广泛的，这导致了路德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向人们解释他们应该如何理解他自己的作品。他将《圣经》翻译成德语，并加上了详细的注释。尽管他通常可以控制以他的名字刊出的内容，但他却无法控制读者对他的解读。而当路德的读者成为传教士或者布道者时，路德就更难控制他们发表文章对自己的文章进行解读了，即使是路德的盟友，在理解路德的言论和主张方面，也常常彼此不和，甚至与路德本人也不一致。他的对手也是如此。每一篇论文被不同的人接受，被不同的观众解读。于是，正是印刷出版把路德和他的读者联系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路德的“意图”和不同读者所使用的“意义”之间的分离。而这种分离对宗教改革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年鉴学派学者对这种现象有深刻的研究。夏蒂埃（Roger Chartier）是第四代年鉴史学家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对书籍史或者阅读史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重点不是书籍这种物质形式，而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夏蒂埃强调：“当一位读者面对一个文本时，他如何构造其中的含义，他如何把该文本变成自己的东西？”因此他提出：“要建设一个研究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让与文本的形式相关的历史和阅读史、读者史以一种辩证的

^①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关系结合起来。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一位读者总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这一共同体与他分享着与书写文化有关的同样的基本关系。”^①

夏蒂埃认为阅读表面上是被动的，但实质上是主动的。作者所创造的文本想表达的意义与读者的理解可能大不相同，不同的读者面对同一个文本，或者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同一个文本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在夏蒂埃看来，阅读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读者在阅读中可以发明特定的定义，而这些定义可能是文本作者所没有归纳出来的，他还借用福柯“话语的挪用”（appropriation of discourse）的概念，把阅读也称为一种“挪用”，一种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发生的对话语权的争夺和控制。

在文字材料之外，学者对于宗教改革时期的图画材料也进行了研究。这是因为宗教改革时期识字率很低，民众能否接受印刷文本的信息在学者之中引起了争论。另外，对于文字材料的研究涉及到的是传播学的理论，而对于图像学的研究则涉及到了艺术史的范畴。

对于宗教改革时期的图像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斯克里布纳（R. W. Scribner）。斯克里布纳发现：除了文字材料外，新教思想还靠其他途径来传播，如口头传播、戏剧传播和图像传播。因此，斯克里布纳在其作品《为了普通人的缘故：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大众宣传》（For the Sake of Simple Folk: Popular Propaganda for the German Reformation）中提出分析“平民百姓”所看到的图像，主要是木刻上的图像，以及他们如何“阅读”这些图像。^②斯克里布纳的书试图通过研究“视觉宣传”，即被他视为“大众传播的第一项”的流行木版画，来理解宗教改革是如何赢得“普通民众”的支持的。尽管斯克里布纳认为木刻作品更能揭示艺术家的思想，而不是观众的思想，但他认为，大多数宣传作品为了成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那个时代的“普遍观点”。斯克里布纳专门研究了当时的大众信仰，他批判“没有书本就没有宗教改革”的观点，尖锐地指出：“尽管是有很多人不会读，但人人都会说和看。”在研究木刻版画时，斯克里布纳惊喜的发现了文字材料与图形材料之间的差异。例如：在宗教改革时期，路德撰文反对圣徒崇拜，但在图像中，他自己却被朋友画成圣徒，甚至在其头顶上还被加上了光环。斯克里布纳认为这幅画至少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两个错误：一是把路德完全视为精英文化的代表，似乎路德不会运用大众文化的手段来宣传新教；二是应当对路德反对圣徒的观点进行重新认识，因为，如果没有路德的首肯，他的朋友是绝不会把他画成圣徒模样的。斯克里布纳还及

^① 罗杰·夏蒂埃. 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 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M]. 李宏图, 王加丰选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134.

^② R. W. Scribner. For the Sake of Simple Folk: Popular Propaganda for the German Reforma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时汲纳新的研究进路,发掘奇迹、显灵以及圣徒崇拜等民间信仰习俗与实践,为宗教改革史研究开创了“普通大众的宗教史”取径。^①

(三) 国内研究现状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学者既已开始关注宗教改革史领域,对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及其思想也颇为重视。然而,由于阐释框架较为单一,故大都基于阶级一革命的方法论,将宗教改革看作是一场革命,路德则是一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家和爱国者。进入新世纪以后,部分学者强调在宗教改革史研究与德国社会结构转型之间搭建桥梁,其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其著作《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的道路》,将宗教改革理解为承载特定时期社会结构转型使命的近代化运动,尝试提出德国近代化道路之新解。^②在这一研究方向,钱金飞亦在《宗教改革对德意志近代早期国家构建的影响》一文中论及了宗教改革与德国社会建构之间的联系。他指出:“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并没有造成帝国层面上国家构建的停滞,但却使帝国层面上国家构建的成长环境复杂化,从而延缓了国家构建的进度。在领地邦国层面,宗教改革运动使邦国借机扩充自己的领地面积,扩大邦国的职能范围,强化邦国臣民的国民意识,促进了邦君专制统治的建立。”^③

进入更为细化的领域,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对于路德思想的研究。首先是对于路德“因信称义”思想的探索,张仕颖在其文章《马丁·路德精神困苦的起源和实质》中提到“通过对其发现上帝之义过程的分析,我们发现上帝之义的希伯来文原义在古希腊罗马文化背景下的扭曲变迁才是路德精神困苦的实质所在。”^④他在其著作《马丁·路德称义哲学思想》中提出称义思想是路德宗教思想的核心,并从基督教救赎论的背景出发,展现出路德称义哲学更为清晰的发展线索。其次是路德天职观的研究,林纯洁在其著作《马丁·路德天职观研究》中提到“本书则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考察路德的天职观在宗教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是如何产生的,及其在路德的尘世伦理和构想体系中的地位,并具体研究路德对各种身份和职业的规范,指导具有这些身份的人如何处理好相应的社会关系,反映路德作为一个神学家对世俗社会的整体关怀。”^⑤最后是关于路德与伊拉斯谟思想的研究,刘友古在其论文《论伊拉斯谟和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中从罪与救赎、理性与信仰、自由意志与必然性三个基督教思想的主要问题出发,探究伊拉斯谟与路德

^① 付亮. 解构与重构之间的宗教改革史研究——兼论晚近三种代表性著作[J]. 史学理论研究,2017(01).

^② 朱孝远. 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道路[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4.

^③ 钱金飞. 宗教改革对德意志近代早期国家构建的影响[J]. 世界历史,2013(06).

^④ 张仕颖. 马丁·路德精神困苦的起源和实质[J]. 德国研究,2011,26(03).

^⑤ 林纯洁. 马丁·路德天职观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思想的差异，并做出总结“伊拉斯谟开始了理性宗教思想的萌芽，路德则开始了新教宗派思想的发展。”^①

国内学者周施廷曾发表多篇关于路德思想传播的内容。她在文章《路德新教宣传的策略及其作用》^②中探索了新教宣传运用传单、小册子、木刻版画、街头布道等方式，建立了广泛的传播网络，为自下而上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该文章认为，首先，作为一种斗争手段，新教宣传与罗马教廷进行论争并且占据了上风，极大地增强了市民、农民反对教俗封建贵族的力度；其次，新教宣传利益图像和口述布道，推动了斗争的纵深发展，证明了宗教改革是一场影响广泛、深入的社会运动，宗教改革与百姓革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最后，从方法论上看，只有结合视觉材料、口述史料和文字材料，才有可能对路德改教的性质及政治作用做出客观的、令人满意的评价。

在斯克里布纳的影响下，周施廷也对图像宣传进行了研究。如《克拉纳赫与马丁·路德肖像画》^③，《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木刻宣传版画中所反映的路德形象》^④。在这两篇文章中她考察了德国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宣传品木刻版画中的路德形象，她认为对于视觉作品的研究是一个前途广阔，但至今尚未被人充分认识、充分研究的专门领域。对于视觉材料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字材料的局限性。如何通过文本材料和视觉材料的对照，来重新解读、理解德国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观念，是我们目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北京师范大学的高铁军先生则专门对宗教改革时期的小册子进行了研究，他在文章《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小册子”》^⑤中认为，在印刷术对宗教改革影响的诸多研究中，学者们的主要着眼点多为印刷书，而对另外一种相对简易的印刷文本——小册子则涉及颇微，或者很少对图书与小册子对宗教改革的影响进行细致的区分。因此，作者从小册子的一般形式、小册子的发展阶段、小册子的内容以及小册子对宗教改革的影响几个方面对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小册子进行初步的考察，以期加深对这一印刷媒介的认识。

项翔在其论文《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⑥中考察了印刷媒介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些标志性事件中的过程与功能。作者指出，“印刷——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语言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官方地方语言的强力语言，它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有力工具，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重新塑造了欧洲地缘政

^① 刘友古. 论伊拉斯谟和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D]. 复旦大学,2005.

^② 周施廷. 路德新教宣传的策略及其作用[J]. 史学月刊,2012(03).

^③ 周施廷. 克拉纳赫与马丁·路德肖像画[C]//美术学研究(第4辑),2015.

^④ 周施廷. 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木刻宣传版画中所反映的路德形象[J]. 世界宗教研究,2008(03).

^⑤ 高铁军. 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小册子”[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⑥ 项翔. 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治格局。此外，作者也细致地考察了印刷媒介——作为知识载体在传播一般知识中的过程与功能，特别是在西欧社会转型的时代，知识更新大大加快，新知识都是通过印刷媒介而走向大众，因此印刷媒介在创造近代初期的“知识爆炸”和传播新知识方面功不可没。

（四）方法论

本篇论文采用了图像证史的方法。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将图像作为一种史料，是一种很罕见的现象。因为在传统上，历史学中的史料来源主要是文本资料，只有涉及到一些史前史，那些没有文字的时期，史学家才会使用壁画等图像作为史料来源。但是在彼得·伯克的著作《图像证史》中，他写道：“本书所支持并力图说明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

图像何以成为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首先，图像与文字有共同的起源。以甲骨文为例，“象形”是先民创造甲骨文所用的一种重要方法。如“日、月、山、川”等现在仍在使用的文字，便是依据事物的外在形状创造的，望其形便可知其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字就是抽象意义的图像。文字重在表意，图像重在表形，因此图像最大的特点在于直接明了，如果在表述中涉及到历史建筑，艺术制品，衣服装饰等，那图像更具有超越文字的优势，一幅图可以表达千言万语。

其次，图像资料与文本资料一样，是历史信息的承载与记录者，是历史事实的组成部分。比如基督教堂中的彩色玻璃绘画，承载着信徒对上帝的想象，在信仰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种图像对信徒心理的影响可以成为心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最后，图像能够激发学者对于历史的想象。英国史学家哈斯克爾（Francis Haskell）认为“图像对历史想象产生影响”，我们可以对视觉艺术进行特殊的解读，对历史情境进行重构，完成历史复原性想象，对文字材料的空白进行合理填补。^①

对于图像如何能够作为一种历史证据来使用，伯克给出了三点理由：“第一，对历史学家来说，好消息是这类艺术作品可以提供有关社会现实某些侧面的证据，而这类证据在文本中往往被忽视了。它们至少可以提供某些地点和时代的证据，例如古埃及人的狩猎活动；第二，坏消息是，写实的艺术作品并不像它表面上那么写实，而是往往缺乏现实，它不仅没有反映社会事实，反而对它进行了歪曲。因此，历史学家如果不考虑画家或摄影师的各种动机（更不用说他们的赞助者和客户的动机），就有可能被严重误导。第三，然而，让我们回到好消息上。歪曲事实的过程本身也成为许多历史学家研究的现象，为如心态、意识形态和特质等提供了证据。物质的或表面的形象，为自我或他者的

^① 弗朗西斯·哈斯克爾,孔令伟. 历史及其图像[J]. 新美术,2004(01).

精神或隐喻的“形象”提供了极好的证据。”^①

但是图像作为历史证据有先天的不足，首先是因为图像本身的模糊性，即使是最逼真的历史画，它所再现的历史事实，不论画家尽多大的努力去消除个人的主观干预，也不可避免地会因他所采用的表现手段而使之变形，甚至扭曲。^②其次，图像的多义性使得学者对图像材料的解读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因此历史学家在对图像进行解读时必须弄清楚自己看到的图像是否可信，是出于何种目的被制造出来的，以及画作所处的时代的风俗传统和种种禁忌。

在正文中，我将从图像宣传的角度出发，论证以下观点：第一，在艺术家老克拉纳赫的帮助下，木刻版画成为一种更为直接的宣传工具，老克拉纳赫不仅塑造了一个易于为德国民众所接受的路德形象，促进了路德思想在广大不识字的群众中的传播，而且以版画为武器对罗马教廷进行更为犀利的攻击。第二，通过分析图像资料的特点，论证宗教改革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

^① 彼得·伯克. 图像证史[M]. 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6.

^② 曹意强. “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J]. 新美术,2005(02).

一、路德从修士到改革家的转变

16世纪，天主教会深陷世俗化泥潭。教皇与各国君主争夺世俗的最高权力，不断引发国家间的纷争；教士腐化堕落的生活日常，亦反复呈现在人文主义者的作品中；圣职买卖泛滥，圣礼也成为教会敛财的工具。此间，四分五裂的德国更是被称为“教会的奶牛”。尽管罗马教廷的掠夺令德国民众怨声载道，但世人仍寄希望于通过教会道德革新来消除弊端，甚至路德在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时也并未真正打算与罗马教廷决裂。然而，历史表明，道德复兴离不开某种新的宗教生活，时代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帮助信众摆脱畏惧、指明与上帝和解道路的改革家，路德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一）修士路德

1505年，路德在从埃尔福特大学回家的途中遭遇雷击，在惶恐中许下了修道的誓愿，同年加入埃尔福特修道院并成为了一名修士。路德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进入修道院的，在加入修道院之前他有一名好友突然去世，这让他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在当时的人看来，人死后要在炼狱中接受惩罚来洗涤人在生前所犯下的罪恶，等到罪恶消失才能进入天堂。路德对这些深信不疑，以至于他迫切希望通过修行来减少在活着的时候犯下的错误。路德试图用中世纪晚期流行的最严格的禁欲主义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实行斋戒并鞭笞自己，采用一切传统的节食方式，甚至还发明新的，但都无济于事。他很久以后说，一个醒悟的人要靠义举得到安息他站立的地方下面是不停流动的散沙；他必须做一个又一个的善行，接连不断以至无穷。^①而且这种方式不仅没用，甚至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路德晚年曾说：“我是个好修士，我严谨地恪守修道会的一切规则；严谨到了一个地步，如果曾经有修士因为修行的缘故而得以进入天堂，我敢说那就是我了。所有在修道院认识我的弟兄可以为我见证。假如我继续这样下去，终会给守夜、祷告、阅读和其他工作夺去我的性命。”^②

路德陷入了精神困苦之中，并且声称其中的痛苦，要远远超过肉体上遭受的痛苦。德文词“Anfechtung”并不容易翻译，因其意蕴较为丰富，一般来说译为侵袭要明白些，而译为诱惑要准确些。路德认为死亡、魔鬼、世界和地狱一并骇人地袭击人们，迫使人们退到绝望和怀疑的境地。^③对于路德来说，他似乎根本不能满足拯救的先决条件。他

^① 托马斯·马丁·林赛. 宗教改革史上卷[M]. 孔祥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04.

^② 罗伦培登. 这是我的立场（马丁路德传记）[M]. 陆中石,古乐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22.

^③ 张仕颖. 马丁·路德精神困苦的起源和实质[J]. 德国研究,2011,26(03).

没有获得拯救所需的资源。上帝根本没法公正地赐给他拯救——有的只是定罪。^①这个时候奥古斯丁教区的修会长施陶皮茨（*Staupitz*）注意到了路德，他看出路德不仅信仰虔诚，而且才华出众。施陶皮茨古道热肠，并洞悉各种属灵的疾病。他指导路德阅读《圣经》，并指导路德对上帝之义的理解，他的指导使路德得见一丝光明。

1511年，路德因公务前往罗马。罗马是所有天主教信徒心中的圣城，这对于路德也不例外。他带着朝圣的心态前往罗马，在完成公务以后，他希望利用剩下的时间在这所圣城为自己以及亲友祈祷。然而，意大利教士的无知、轻浮令其颇为失望。路德发现，当自己还在念第一遍弥撒时，他们已完成了六七遍；当自己还在看福音经课的时候，他们已完成全部弥撒，并且仿佛还在对他说“快一点！快一点！”^②尽管教会宣称神甫的个人品质与弥撒仪式的完成没有关系，但是他还是对这样的教会深深的失望。

1512年，路德在爱尔福特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后前往维滕堡，他在这所大学接替施陶皮茨成为新的神学教授。维滕堡大学是萨克森选侯新建的大学，不过他希望这所大学能够与久负盛名的莱比锡大学争一时瑜亮。从1515年11月3日起至1516年9月7日止，路德讲授了《罗马书》。随后他在1516年10月27日至1517年3月7日讲授了《加拉太书》。路德讲授的课程，仿佛是重新发现了《圣经》。思虑重重的维滕堡市民，都像学生那样到大学来听他讲课。讲课人的名声四处传播，来自德国各地的学生挤满了这所偏僻的规模很小的大学，就连萨克森选侯后来也为他的学府和那位使它繁荣昌盛的人感到骄傲。

在讲授《罗马书》时，路德作了丰富的注释并领悟了因信称义的道理。路德后来记录了那种感受：“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而生，这马上使我感觉好像重生一般，仿佛我已经穿过了敞开的门，进入乐园里。从那时起，我以全新的亮光来看圣经的全貌……而现在，我开始酷爱和赞美这个曾经憎恶过的用语：“上帝的义”，视之所有句子中最甜美的，以致保罗这段经文成为我真正的乐园大门。”^③

1517年，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向教皇利奥十世购买美因茨大主教的职位。为了筹集资金，阿尔布雷希特在教皇允许下，开始在自己管辖的教区内出售赎罪券，因为这时候教皇也需要经费来完成前任教皇已经开始的建造新的圣彼得大教堂的计划，两人可谓一拍即合。当时负责推销这批赎罪券的人是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台策尔（*Johann Tetzel*），台策尔用荒谬绝伦的话把赎罪券的功效吹的活灵活现，最著名的莫过于那句“钱币叮当一声落银库，灵魂立即逃出炼狱”，甚至夸张赎罪券可以赦免人亵渎

^①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M]. 蔡锦图,陈佐人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03.

^② 罗伦培登. 这是我的立场（马丁路德传记）[M]. 陆中石,古乐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26.

^③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M]. 蔡锦图,陈佐人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04.

圣母的罪过。路德已经明白得救的唯一之道是个人与上帝直接建立正当的关系，所以在他看来，这种说教似乎是在毁灭宗教。

作为一个信仰虔诚而又坚强坦率的人，一旦发现他相信为道德败坏的渊源的东​​西接近属于上帝的信众的心灵，便不可能再保持沉默。这就是路德终于成为一代宗教改革家的原因。

（二）改革家路德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但是此时的路德并没有真正的想要进行宗教改革，他也不知道赎罪券的兜售已经得到了教皇的同意。他甚至在《论纲》中为教皇辩护：“基督徒须知，教皇若知道那些宣讲赎罪票者的榨取，他是宁愿让圣彼得堂化为灰烬，而不愿用他羊群的皮、肉和骨去从事建筑的。基督徒须知，教皇宁愿（照他的责任）把他自己的钱赐给许多被骗购买赎罪票的穷人，即令把圣彼得堂拍卖，也在所不惜。”^①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曾说未料到自己会以改教家的身份出现，他的自白也同样适用于路德：他形容自己像一个人黑夜在一间古老座堂尖塔上攀登盘旋的楼梯，在漆黑中他伸出手臂平衡自己，他的手抓到一条粗绳，立时钟声大响，使他大吃一惊。^②

《论纲》的发行量在当时来说是空前的。在短暂的两个多星期里，传遍全德国；四个星期内，整个西欧都能读到它。^③这导致赎罪券的销售几乎停止，美因茨主教将《论纲》的副本呈送给教皇，教皇命令奥古斯丁修道会会长责令路德保持沉默。但是事情已经超出了路德的控制，在《论纲》流传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对现状的不满原来是许多人共同的感受。

1518年8月7日，路德在维滕堡收到罗马的传票，教廷断定《论纲》为异端邪说。路德被要求前往罗马解释他对赎罪券的攻击，从命意味着死亡。在选侯弗雷德里希的斡旋下，传票被撤销，教皇派红衣主教卡耶坦（Cajetan）前往德国，与路德在奥格斯堡见面。1518年10月，双方进行了三次会面，分歧主要在于两点：第一：赎罪券的有效性；第二：忏悔中的信心问题。路德希望卡耶坦依据《圣经》指出他的错误，但是卡耶坦不愿意与他进行一场严肃的神学辩论，只是像父亲一样希望听到路德对自己引发的骚乱表达歉意。在路德发表《论纲》之时，他认为自己与《圣经》和教皇与教廷是在一条战线上反对赎罪券交易的滥用的。但是现在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与《圣经》是一个阵营，而教

^① 马丁·路德. 路德选集（路德关于赎罪票效能的辩论）[M]. 徐庆誉, 汤清译.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 7.

^② 罗伦培登. 这是我的立场（马丁路德传记）[M]. 陆中石, 古乐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5: 58.

^③ 托马斯·马丁·林赛. 宗教改革史上卷[M]. 孔祥民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231.

皇、教廷和那些神学家们属于另一个阵营。1518年卡耶坦与路德在奥格斯堡的争论，没有达到使前者屈服于罗马的初衷，却预示了路德与罗马立场分道扬镳，并进一步推进其改革的结局。^①

奥格斯堡会面还标志着宗教改革过程中的另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路德引发的冲突仅仅是修士与罗马教廷的对立。正如布雷迪所言：“路德与罗马教廷的对立，不是德国人与罗马意大利人的对立，而是具有信仰的基督徒与信奉魔鬼的罗马人间的对立，他们的冲突不是权力、理性、历史、法律的冲突，而是信仰之争。”^②在这之后，世俗政治将会被牵扯进来。在这里，路德遇到了一些贵族，这些熟悉帝国核心权力的人，一心想克制教皇的权力，减少德国对教会的财政资助，并改革皇帝与各产业之间的政治关系。路德的思想启发了他们，并与他们的议程上的政治问题相联系。^③

1519年，神学家约翰·厄克（Eck）向路德发起挑战，要求在莱比锡辩论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问题。路德接受了这个挑战，为了应对厄克的挑战，他研究了罗马教皇的教令集，又惊奇又气愤地发现其中到处是欺骗，连同在德国强制推行教皇最高权力的根据的一部教令集，有许多竟是伪造的。^④这种发现给了路德争辩的底气，但是与卡耶坦不同，厄克是欧洲著名的论战家，在辩论中，他使用辩论技巧使路德承认胡司派的主张并非全盘皆错，康斯坦茨公会议把胡司定罪是犯了错误。

这对于路德来说事关重大，他原先已经否定了教皇的最高权威，现在又承认公会议可能有谬误。这两步意味着他和中世纪的整个权威体系的决裂。^⑤仅就论战来说，厄克取得了胜利，路德被称为“萨克森的胡司”，接下来只需要一道教谕，路德就会定为异端而烧死。

但是在辩论的过程中，路德的思想逐渐明朗化，他意识到不是个别的教皇，而是整个教皇制度，才是真正的敌基督，他应该带领整个日耳曼民族摆脱教廷的统治。怀着这种信念，路德于1520年8月发表了文章《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这是一篇号召书，号召全体德国人民起来反对罗马。在这篇文章中，路德以平信徒皆祭司为武器打破了维护教皇制度的三层城墙：第一，属灵阶级高于世俗阶级；第二，唯有教皇有权解释《圣经》；第三，唯有教皇有权召开教会大公会议。并在最后提出了改革教会的方案。这篇文章省时度势，毅然而鲜明地将德国人民中早已零星存在的、微弱的全部愤怒情绪集中

^① 蔡翼伦. 卡耶坦和路德 1518 年奥格斯堡关于赎罪券与忏悔之争[J]. 基督宗教研究,2017(02).

^② Thomas A. Brady, Jr. German Histories in the Age of Reformations, 1400 -1650[M]. Cambridge: New York, 2009:151.

^③ Lyndal Roper. Martin Luther Renegade and Prophet[M].Random House,2017:71.

^④ 托马斯·马丁·林赛. 宗教改革史上卷[M]. 孔祥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36.

^⑤ 沃尔克. 基督教会使[M]. 孙善玲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388.

起来；它提出种种改革方案，虽不完善，但由于恰当地汇成一个总纲从而加速了改革的到来。^①

1520年路德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是《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这篇文章体现了路德最为激进的思想，因此他以拉丁文撰写，希望在少数人之中讨论。这篇文章讨论教会的圣礼，路德认为只有洗礼和圣餐礼才是真正的圣礼，在对于婚礼的讨论中，路德认为修士也可以结婚。

1520年10月中旬，路德完成了第三篇文章《论基督徒的自由》，这篇文章是路德最为成熟的作品，路德的教义基本上都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找到根据。路德自己认为这篇文章包含着基督徒生活的总纲。

在撰写《论基督徒的自由》这篇文章之前，教皇将路德逐出教廷的教谕已经被送到了德国，但是德国大多数地方拒绝承认教谕，最后教谕在尼德兰公布。教皇使节还下令在安特卫普、科隆等城市当众焚烧路德的著作。为了反击，1520年12月10日，路德也当众烧毁教皇法令，一起被烧的还有经院神学的作品。

在路德之前，有人烧过教皇诏书，但大多是有权有势的国王干的。现在，焚烧教皇诏书的是一个修士，他除了靠勇敢的信支持以外一无所有。这说明个人已经发现了他的真正价值。如果时代能够划分的话，现代史应当开始于1520年12月10日。^②

（三）路德的改革思想

1. 因信称义

路德是本着一个观念踏上历史舞台的。这个观念使他确信当时的教会对于福音和基督教的本质性的认识和做法是错误的。因此，路德希望唤起教会的本来面目，改革教会的制度和思想体系，路德的这一观念可以概括为“因信称义”一词。路德的其他思想，诸如“平信徒皆祭司”、“《圣经》是信仰的唯一依据”等均可以从“因信称义”中找到根源。

“称义”一词可以理解为进入与上帝正确的关系中，也可以理解为人做何事才能获得上帝的拯救。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教会已经一千多年没有给出权威的宣告。在418年，迦太基大公会议讨论过这个问题，而第二次奥兰治会议也于529年提出较为详细的建议。不过由于无法解释的原因，后一个会议及其决定竟然不为中世纪的神学家所知。这个会

^① 托马斯·马丁·林赛. 宗教改革史上卷[M]. 孔祥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44.

^② 托马斯·马丁·林赛. 宗教改革史上卷[M]. 孔祥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53.

议似乎要到 1546 年才被重新“发现”——那时宗教改革运动已经展开了一代之久。^①这导致了神学家对此问题的大量讨论以及普通信徒的茫然无措。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觉醒，也给教会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我作为一个个体做何事才能获得拯救。当时流行的做法是禁欲苦行，路德在埃尔福特修道院时期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并没有效果。

埃尔福特修道院时期的路德相信他是在同自己和自己的罪恶作斗争，而实际上他是在同他那个时代的宗教和教会作斗争。路德的目光过于锐利，内心感觉过于灵敏，对一切又过于认真，以至于他明白所有的行为都过于渺小。最后他在阅读《圣经》，特别是在给《罗马书》作注释时，终于认识到了上帝的义：上帝的义并不是一个正义的上帝用以惩罚不义和罪人的义，而是一个仁慈的上帝使我们靠信称义的义。^②

这就是路德的因信称义思想，人凭借信仰而获得拯救。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依靠任何外在的行为，也就是说人的善功是无益于得救的。这就是新教与罗马教廷关于称义最重要的区别：对于新教徒来说，称义是不依赖于任何外界组织的一种自我完善的经验；但对于中世纪教会来说，它是许多惯例、许多圣礼和各种各样外界组织的延伸作用，在它们相互配合之下，才能使罪人逐渐成为上帝心目中的正直教徒。^③

因信称义不仅仅包含着宗教的意义，还包含着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平等、人的价值、节制消费、民族意识等一系列人文主义思想的精髓。^④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展现，人以自身为中心来观察外界并反思自己，由此，具有反省意识的主体性自我成为宗教改革的一个显著的产物，^⑤对近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2. 平信徒皆祭司

获得拯救必须要有一位教士作中介，这是中世纪虔诚信仰中的普遍观念。而中世纪的基督徒也都不同程度的相信，灵魂的超自然活力是通过各种圣礼产生、发展和完善的，执掌圣礼的教士自然而然的掌握了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这种中介思想的弊端，如果从替上帝施恩的角度来看，并不十分明显；但是若从它在世俗争端中所起的作用来看，就非常清楚了。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罗马教廷与世俗政权起了争端，教廷常常会用停止圣事的办法来迫使世俗政权让步。按照中世纪的神学，终止圣事意味着宗教生命的终结，

^①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M]. 蔡锦图,陈佐人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01.

^② 托马斯·马丁·林赛. 宗教改革史上卷[M]. 孔祥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22.

^③ 托马斯·马丁·林赛. 宗教改革史上卷[M]. 孔祥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43.

^④ 邓丽. 路德的“因信称义”说及其人文主义精神[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3).

^⑤ 吴树博. 从马丁·路德到笛卡尔——论“因信称义”与近代主体性哲学兴起的关系[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

远比黑死病给人的身体带来的危害可怕。而路德的亲身经验使他明白，借圣子现身的圣父是每个恭顺的忏悔者都很容易接近的，他大声疾呼说：所有信徒都是脱俗的教士。

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中，路德开门见山的写道：“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这源于保罗的话：“我虽是自由的，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路德在后文继续解释：你要问：“若在教会里的人都是祭司，那么，我们如今称为神甫（即祭司）的与平信徒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回答说：“将‘神甫’，‘教士’，‘属灵的’，‘属圣职的’这些名字从一切别的基督徒身上取来，专用于我们如今照错误的用法称为‘圣职阶级’的少数人身上，乃是冤屈这些名字了。因为圣经对于这两种人并没有区别。圣经不过用‘执事’，‘仆人’，‘管家’来称呼那些现今不可一世号称为教皇，主教，为主的，其实他们原是传道的人，将基督的信与信徒的自由教导人的。因为我们虽然都是平等的祭司，但我们不能都当众执行圣职和讲道，就算能够，也不应当。”^①

教士与俗人在等级上是平等的，区别仅仅在于承担的任务不同。即使在最神圣的宗教仪式上，教士和俗人也不存在任何差别，只是为了维持秩序才由教士主持仪式。这就是平信徒皆祭司的教义，它使人们摆脱对教士莫名其妙的畏惧，是新教与天主教会的一个显著区别。

3. 《圣经》是信仰的唯一依据

包括路德在内的所有宗教改革者，都将《圣经》作为思想与实践的源泉，也因此宗教改革运动的过程中，《圣经》被赋予新的重要性。路德相信，《圣经》之中处处都有上帝之道，上帝之道之于《圣经》犹如灵魂之于肉体。

路德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依据信心对《圣经》做出自己的理解，因信称义与对《圣经》的理解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然而，天主教神学家认为，教皇拥有最高的权威，唯有教皇有权解释《圣经》，或者批准别人解释。这在《圣经》中也可以找到依据，耶稣将钥匙给了彼得，而彼得的继承人就是教皇。路德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中进行了反驳：当彼得得了钥匙的时候，彼得就得了这权柄，但是显然钥匙不是给了彼得一人，而是给了全教会。而且钥匙权并不适用于教义或治理，而只适用于罪恶的捆绑和释放。^②实际上，如果天主教神学家如果是从《圣经》中寻找依据来证明教皇的权威的话，这种行为就已经证明了教皇的权威是低于《圣经》的。

中世纪神学家把《圣经》看作是一种宗教法规大全，但是事实上《圣经》中有很多

^① 马丁·路德. 路德选集（基督徒的自由）[M]. 徐庆誉, 汤清译.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 330.

^② 马丁·路德. 路德选集（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M]. 徐庆誉, 汤清译.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 239.

部分是描写人们的生活故事，或者民族史的各种细节。这就导致他们不得不抛弃这些内容，或者将它们改造成教义或者道德方面的教诲。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圣经》的撕裂。而宗教改革家把《圣经》看作是让人过上新生活的场所，在这里可以与上帝交流。在路德与天主教神学家进行辩论的时候，双方援引《圣经》，路德对于《圣经》理解的深刻程度超乎对方的预料。这不仅仅体现在路德对经文记得很熟，而且能够把《圣经》当成一个明晰的整体进行对待，而与路德辩论的对手则仅仅把《圣经》看成是一些互不相关的经文的堆积。路德曾经指责他的对手对《圣经》的错误使用时说：“如果这么引用《圣经》，我可以很轻松的引用经文证明美酒不如劣酒。”

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路德最重要的依靠便是《圣经》。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上，路德对德皇的审问如此回应：“既然由于陛下要有一个简明的答复，我要毫不退缩、也毫不愤怒的回答：除非用《圣经》和明白的理由证明我有罪——我不接受教皇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彼此矛盾——我的良心是被上帝的道束缚的；我不能而且不愿撤销任何东西，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愿上帝助我。阿门。”^①

^① 罗伦培登. 这是我的立场（马丁路德传记）[M]. 陆中石,古乐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163.

二、印刷宣传

文化史家威尔·杜兰特认为：“宗教改革真正开始于 14 世纪的约翰·威克里夫……由 15 世纪时的约翰·胡斯推波助澜，而到达 16 世纪，在鲁莽的维滕堡修道士（路德）手中开始大放异彩。”^①为什么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能够具有如此大的爆发力，能够超越德国并传遍整个欧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出现。

（一）小册子的特点

15 世纪中叶，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在这之后，印刷所便在德国遍地开花。1465 年起，德国各地：科隆（1466）、巴塞尔（1468）、奥格斯堡（1468）、纽伦堡（1470）、施派尔（1471）、乌尔姆（1473）、吕贝克（1475）和当时属于德国的布雷斯劳（1475）都陆续开设了印刷所。到 1480 年，共有 30 个左右的城镇开设了印刷所。1500 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在整个 16 世纪共有 140 个城镇开设过印刷所。^②1480 年，德国一些规模较大的印刷所初步建立起印刷品的销售体系。

印刷术与宗教改革的关系历来备受争论。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印刷术的出现，才使宗教改革有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在印刷术出现以前，书籍的生产需要靠修士或者大学老师抄写，这是极其耗费时间的，一本《圣经》需要三年时间才能抄写完成。这也导致书籍的价格及其昂贵，数量也很少，只有教会和贵族才能拥有书籍。而在印刷术出现以后，书籍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在新教与天主教的论战中，论战书籍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现。

从历史语义学或词源学的视域看，“小册子”对应的英文单词为“pamphlet”，其原始词源是拉丁文的“pamphilus”，由“pam”和“phil”两部分词根组成。“pam”意为“众人、人人”，“phil”意为“爱、喜爱”，合起来即为“众人所爱”或“人人喜爱”。^③

这种小册子与传统意义上的书籍有很大区别。“书籍”的含义更具严肃、正式的意蕴，一般专指有正式封面、扉页、目录、封底、明确署名，且页码足够多、内容足够丰富、装订十分工整的出版物。专门从事小册子研究的德国学者科勒（Köhler）对小册子早有定义：“小册子是一种一页以上的印刷品（以区别于传单）。它不定期印刷且未加装订。

^① 威尔·杜兰特. 世界文明史卷六:宗教改革[M]. 幼狮文化公司译. 东方出版社,1998:1.

^② 项祥. 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3.

^③ 王圆方,张唐彪. 印刷小册子:被遗忘的“印刷文明”时代的先行者[J]. 中国编辑,2020(05).

小册子是一种向一般大众传播信息的宣传工具，它的目标是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① 与中世纪古老的羊皮纸和普通纸书相比，“印刷术”改变的只是生产技术，由手写进化为印刷，但没有改变严肃、正式的要求，必须讲究纸张质量、油墨等级、封面材质、字体和插图的精心设计等。^②

相比而言，小册子不讲究纸张质量、封面材质以及美术设计等。在尺寸上，这种小册子是四开本或者八开本。而且很薄，美国斯瓦塞图书馆曾对收藏的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小册子进行统计，结果如下^③：

表 2.1 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小册子页数的统计

单位：份	未注明页数	小于 30 页	大于 30 页	总计
数量	5	233	46	284
比例	1.8%	82%	16.2%	100%

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小册子数量是小于 30 页的。在内容上，除了标题页，其他部分并没有装饰，标题页可能附带一个简单的木刻插图，这很利于打印机进行快速的生产。

（二）印刷小册子赋权

“赋权”（empowerment）一词是西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词语，是一个多层次、宽泛的概念体系，强调的是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赋权。而赋权是通过弱势群体自身的参与，激发其潜能，令其在更大程度上掌握社会资源和自身的命运，从而实现社会变革。^④

政治学家因尼斯认为，传播媒介是人们行使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有效手段，而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能打破某些人原有的垄断权。^⑤在印刷媒介出现以前，知识掌握在能够生产和阅读书籍的教会和贵族手中。而随着印刷媒介以及小册子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垄断，印刷小册子也有着明显的“赋权”效应：向路德、卡爾斯塔特、茨温利、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赋权；向新兴的资产阶级赋权；向能够阅读的人民赋权。可以说，16 世纪的宗教改革是印刷术的第一次赋权，是人类第一次世俗化浪潮的开端，也是早期知识分子

^① Paul. A. Russell. Lay theology in the Reformation Popular Pamphleteers in Southwest Germany(1521-1525)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5.

^② 王圆方,张唐彪. 印刷小册子:被遗忘的“印刷文明”时代的先行者[J]. 中国编辑,2020(05).

^③ 高铁军. 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小册子”[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④ 丁未. 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09(10).

^⑤ 王爱玲. 媒介技术:赋权与重新赋权[J]. 文化学刊,2011(03).

追求现代性理想的开始。^①

（三）路德宣传的广泛性

专门从事小册子研究的德国学者科勒（Köhler）估计，从 1500 到 1530 年间，德语地区的出版社大约发行了 10000 本小册子，其中四分之三出现在 1520 到 1526 年间，大部分是宗教改革造成的，而路德撰写的出版物占据了总数的 20%。^②

表 2.2 1518-1525 年间 18 位新教改革家发表的小册子的数量^③

作者	德文版本数量	出版和再版图书的总印数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219	1465
卡尔斯塔特 (Adreas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	47	125
乌尔班·瑞吉乌斯 (Urbanus Rhegius)	28	77
梅兰希顿 (Philipp Melanchthon)	23	71
慈温利 (Huldrych Zwingli)	34	70
约翰·奥伯林 (Johann Eberlin von Gunzburg)	36	62
林克 (Wenzelaus Linck)	26	53
汉斯·萨赫斯 (Hans Sachs)	15	51
海因里希 (Heinrich von Kettenbach)	9	45
约翰·布根哈根 (Johannes Bugenhagen)	14	45
约翰·奥古拉帕底乌斯 (Johann Oecolampadius)	19	42
斯特劳斯 (Jakob Strauss)	16	42
胡腾 (Ulrich Hutten)	18	41
哈特姆斯 (Hartmuth von Cronberg)	15	32
闵采尔 (Thomas Muntzer)	10	18
卡皮托 (Wolfgang Capito)	8	14
巴尔塔萨·胡伯迈尔 (Balthasar Hubmaier)	7	12
马丁·布塞 (Martin Bucer)	6	7

^① 骆正林. 传媒技术赋权与人类传播理念的演变[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2).

^②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17.

^③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26.

合计	550	2272
----	-----	------

从表 2.2 中可以看到，路德用德语发表的小册子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人，就算是排在第二的卡尔斯塔特，路德的小册子的数量也是他的 11 倍之多。而路德一个人的作品甚至超过了其他 17 人作品的总和。毫无疑问，路德的作品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另外，神职人员占大多数，只有四位是俗人，分别是：梅兰希顿、萨赫斯、胡腾和哈特姆斯。其中梅兰希顿是教神学的大学老师，萨赫斯是鞋匠，胡腾和哈特姆斯是贵族。一般来说，小册子的作者都是博学的精英。即使有些小册子声称是由一个“可怜的无学问的敬畏上帝的门外汉”写的，实际上是由有学问的神职人员写的。作者匿名的原因一般来说是为了躲避官方的检查。

早在 1475 年，科隆大学就获得教皇的授意去监控一些出版商、印刷商、作者甚至读者；1486 年，美因茨主教决定全面检查辖区内所有书籍，1496 年，他又禁止任何未经主教同意的书籍出版，违者逐出教会。1501 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发布名为“圣灵统一”的诏书，从此在德国建立预防性的图书检查制度：未获教会高层授权的书刊，一律不准印制，同时任命三位总主教选侯与马格德堡总主教，控管书籍出版。^①在宗教改革爆发后，禁令实施的力度已经赶不上书籍出版的速度，教会只得编撰《禁书目录》供人查阅，并不断进行更新。在西欧书报审查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宗教改革是教廷检查制度形成的最直接原因，这可以从《禁书目录》中大部分是新教著作看出来。^②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是率先干涉出版的世俗力量。他曾设立委员会负责拟定图书检查的措施，但是由于帝国的分裂，措施并没真正执行。特别是萨克森选侯弗雷德里希，他是路德的保护者。在他的保护下，路德所在的维滕堡成为新教的宣传中心。就算是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 1521 年查理五世在沃尔姆斯会议上发布禁令，要求已经出版的路德书籍必须予以焚毁，未出版的不允许再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奥格斯堡市议会综合考虑了市民们的态度，最后推迟公布皇帝的禁令。^③

表 2.3 路德作品（德语和拉丁语）在主要城市的出版数量^④

		1516-1520	1521-1525	1526-1530	1531-1535	1536-1540	1541-1546	总数 1516-1546	占比
北部和	维滕堡	113	300	189	181	142	132	1057	33.2%

^① [法]费夫贺,玛尔坦. 印刷书的诞生[M]. 李鸿志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41.

^② 沈固朝. 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

^③ 吴愁. 宗教改革早期教派的多元化与奥格斯堡“新教认同”的构建[J]. 世界历史,2020(06).

^④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22.

中心城市	纽伦堡	39	89	100	45	23	34	330	10.4%
	埃尔福特	4	161	41	14	5	2	227	7.1%
	莱比锡	156	15	8	1	7	21	208	6.5%
	小计	312	565	338	241	177	189	1822	57.2%
	占比	57.9%	44.1%	63.9%	79.8%	76.6%	62.8%	57.2%	
南部城市	奥格斯堡	125	272	44	10	13	26	490	15.4%
	斯特拉斯堡	31	150	25	6	12	16	240	7.5%
	巴塞尔	40	73	7	2	3	6	131	4.1%
	小计	196	495	76	18	28	48	861	27.0%
	占比	36.4%	38.6%	14.4%	6.0%	12.1%	15.9%	27.0%	
	其他城市	31	221	115	43	26	64	500	15.7%
	总数	539	1281	529	302	231	301	3183	

从表 3.3 可以看出, 在 1516 到 1546 这 30 年间, 有 33.2% 的作品在维滕堡出版。在 1525 年之前, 路德的作品有超过三分之一在南部城市出版, 特别是奥格斯堡、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但是到了 1525 年之后, 路德的作品出版数量在维滕堡以外的地区迅速下降。

这首先是因为 1524 年德国农民战争的爆发。起义在德国南部地区爆发, 到了 1525 年, 整个德国都被卷入, 只有南方的巴伐利亚、黑森、北方和东北的一些地区没有爆发起义。^①路德对于农民战争是坚决反对的, 1525 年 5 月, 路德用激烈的言论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 在这个小册子中, 路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表明, 农民正试图欺骗我们, 他们在‘十二条款’中的主张只不过是打着福音书旗号的谎言。简而言之, 他们正在干着魔鬼的勾当, 特别是大恶魔(指托马斯·闵采尔)控制缪尔豪森期间的行径, 除了煽动抢劫、谋杀和杀戮之外, 他什么都没干……”^②这也导致路德在人民中的声望急转直下。而路德的敌人也迅速用他与农民的关系做文章, 埃姆泽甚至将他比作把耶稣出卖给犹太人之后洗刷自己罪恶之手的彼拉多。路德对农民所持的这种保守态度, 导致路德运动脱离了人民革命运动, 两者之间产生了裂痕。信奉天主教的北部诸侯利用这种机会, 以萨克森公爵乔治为首, 着手组建了天主教同盟, 以便反对新教改革。乔治联合其他天主教诸侯于 1525 年 7 月在德绍开会, 正式建立了天主教同盟。^③

^① 托马斯·马丁·林赛. 宗教改革史上卷[M]. 孔祥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32.

^② 金志霖. 试论马丁·路德与德国农民战争[J]. 历史教学问题,2005(04).

^③ 朱孝远. 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的道路[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5.

其次是因为在 1525 到 1535 年这十年间，宗教改革开始发生分裂。在这个分裂中最重要就是路德与茨温利关于圣餐礼的争论，在圣餐礼中信徒要领取饼和酒，而在《圣经》中记载，基督拿起饼和酒时说“这是我的身体和血，是为众人免罪而舍弃和流出的。”分歧存在于“这是我的身体和血”这句话中的“是”之上。路德强调无所不在的基督圣体必然降临在饼和酒之中，即饼和酒就是真正的基督的身体和血。而茨温利认为“是”应该理解为“象征”，圣餐礼不是重复基督献身于十字架，而是“纪念”那一次献身；饼酒不是再现的基督，而是“象征”曾为众人受难于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体血。为解决争端，双方于 1529 年在马堡（Marburg）进行会谈，会议中对十五条神学条款进行讨论，其中有十四条双方达成共识，而唯独对于圣餐礼，双方没能达成一致。路德与茨温利圣餐礼的争论，实质上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共相问题与圣餐问题争论的延续，路德坚持奥古斯丁主义的实在论，而茨温利则保留了阿奎那主义的唯名论，根本无法获得一致。而德国南部的城市更倾向于茨温利，因此路德的作品在南德受阻。

另外，宗教改革时期的德语作品大量增加。在 16 世纪的德国，只有一小部分人识字，能读懂拉丁语的人就更少了，因此拉丁语出版的作品的目标受众是有学识的贵族与修士，而德语作品的目标受众则是平信徒和普通人。而路德从一开始就把最广大的平信徒和普通人当作他的重要受众。从下表可以看出，在数量上，路德的德语作品是一直远远高于拉丁语作品的。因此爱德华兹（Mark U. Edwards）认为这是西方第一次大规模的媒体运动。^①

表 2.4 路德作品的印刷与再版，不包括《圣经》^②

		1516-1517	1518-1524	1525-1529	1530-1534	1535-1539	1540-1544	1545-1546	总计
所有的印刷与重印作品数量	德语作品	3	1310	560	326	200	155	91	2645
	拉丁语作品	4	266	68	46	73	50	31	538
	总数	7	1576	628	372	273	205	122	3183
	德语作品占比	42.9%	83.1%	89.2%	87.6%	73.3%	75.6%	74.6%	83.1%
反对天主教的印刷与重印作品数量	德语作品	0	544	163	159	102	60	53	1081
	拉丁语作品	4	164	28	16	26	15	17	270
	总数	4	708	191	175	128	75	70	1351
	德语作品占比	0.0%	76.8%	85.3%	90.9%	79.7%	80.0%	75.7%	80.0%

^①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21.

^②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20.

如果仅仅从当时德国人民不超过 5%的识字率来说,爱德华兹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传播过程有两个阶段:第一,能够识字的人阅读这些宣传小册子;第二,这些人又通过交流将信息传播给不识字的人。

一个读者可以与成百上千的人分享他的阅读感悟。克里斯曼(Miriam Chrisman)曾研究过一个斯特拉斯堡的案例:在 1520 年至 1526 年的关键时期,学者们写了大量的方言文章,这些文章中有建议读者与不识字的人进行分享。^①而这个读者如果是教士的话,那影响肯定会更大。一篇像路德的《论基督徒的自由》这样的论文,在出版后的一两年里,可能会再版 12 次,大约有 1.3 万册。但一位传教士,比如马修斯·泽尔(Matheus Zell),读了这篇论文,并把它的信息融入他的布道中,就可以将其影响扩大很多倍。^②

这样的推论能够成立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文章的语言必须表达精确,贴近生活。而路德的文章恰好就符合这个特点。当时的德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语言上也没有统一,南德与北德语言互不相通,各地的方言很少有交集,但是他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被南德与北德人民都能读懂,因此他采用萨克森公国中已使用的精炼之后的高地德语作为自己主要的语言基础,并结合其他地区的语言寻找百姓最常使用的词汇。路德所塑造的德语在所有的方面,都比同时代人所用的德语更接近于现代德语。^③他尽量避免使用神学学者的词汇,如果非用不可,他会用一些简单的术语进行解释。路德在小册子里使用的语言粗鲁而生动,如:“那些想通过善行得救却又丧失信仰者就像叼着块肉的狗在看见水中的倒影后狂吠,在失去倒影的同时也丢掉了那块肉。”^④

路德的作品能够吸引到普通人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特别强调世俗活动的价值高于神职人员规定的“善行”。路德把履行世俗事物的责任,看作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这就必定使日常世俗活动被赋予了宗教意义,并在此意义上首次提出了“天职”这一观念。^⑤在 1519 年关于婚姻的布道小册子中,路德坚持认为,已婚人士好好抚养孩子,就是对自己或对基督来说最好的工作。“去罗马、耶路撒冷或圣雅各朝圣,建造教堂、捐赠都没有这个工作更好,这是他们通往天堂的捷径。”

在此基础上,路德又进一步提倡取消世俗和神圣的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

^①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38.

^②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39.

^③ 项祥. 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6.

^④ 项祥. 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7.

^⑤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马奇炎,陈婧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6.

侣。”^①在对洗礼的布道小册子中，路德强调：通过洗礼，每个人都发着同样的誓言，领受同样的恩典，成为同样的圣洁，神职人员与普通信众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这种教导，极大减轻了普通信众的心理负担并提高了普通信众的精神地位。路德的这些作品始终带着一种道德上的热忱。

在小册子印刷出版之后还需要考虑普通民众能否得到的问题。第一，普通人能否买得起这些小册子，当时小册子的价格一般为 1-2 个格罗生。格罗生是当时流通于德国的一种辅币，质地为白银，一个格罗生相当于 0.69 英国便士。当时德国流通的金币古尔盾对英国便士的汇率为 1:336，也就可以推算出一个古尔盾约合 487 个格罗生。年收入在 50 古尔盾（即 24350 个格罗生）以下的德国家庭被认为是贫困家庭，而一本小册子的价格仅为 1-2 个格罗生，可见即便是当时的贫穷家庭也能够支付得起购买小册子的费用。^②第二，普通人能否买得到小册子，即小册子的发行。销售这些小册子的人大都是一些流动商贩，遍布于酒馆，广场之中，碰到有人检查他们便会把小册子藏在包里或者衣服里，因此这些小册子很适合在当局的鼻子底下宣传。

这种小册子让俗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到自己的宗教命运中。任何一个了解到这些小册子内容的人都被卷入到这场辩论中，并表明自己的立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历史学家安德鲁·佩特格里（Andrew Pettegree）说：“各种小册子汹涌澎湃使人感到舆论的洪流不可阻挡……小册子和购买小册子的人共同造成了他们的力量无可抗拒的印象。”若是想买路德的某一本小册子却听说已经卖完，就知道该小册子非常受欢迎，由此可以推断出很多人同意路德的意见，这样人们就更敢于发表意见。^③

小册子对知识精英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Lazarus Spengler），他从 1507 年被任命为纽伦堡的市政秘书长，并终身担任这个职位。^④他是第一位为路德辩护的俗人读者，曾写过四篇文章来支持路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写于 1518 年的《一位圣经真理的爱好者对遭到反对的马丁·路德博士的捍卫和答复，不仅不应该否定路德，相反只有他才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斯宾格勒总结了六点原因。第一，路德的教导是以福音、先知和圣保罗为基础的，符合基督教的秩序和理性；第二，每个理性和虔诚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确定路德的教导是否正确；第三，路德宣传的是基督和救赎，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售赎罪券的人则恰恰相反；第四，路德的教导使很多不安的良心解除了疑虑；第五，路德是冒着生命危险指出这些错误的；第六，路德愿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② 高铁军. 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小册子”[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88-90.

^③ 斯丹迪奇.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 2000 年[M]. 林华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91.

^④ Harold J. Grimm. Lazarus Spengler: A Lay Leader of the Reformation[M]. Columbus: Ohio University Press.1978:3.

意依据《圣经》接受教皇的检验。正是斯宾格勒创立了一套理论，从神学和政治学上证明了路德改革的正当性，并且成为后来为路德辩护的模范。^①

斯宾格勒这种公开的行为触怒了罗马教廷，教皇在 1520 年将路德逐出教廷的教谕中也包括了他的名字。但是斯宾格勒并没有意志消沉，反而成为更加坚定的路德支持者，即使教皇颁布沃尔姆斯敕令（Edict of Worms），纽伦堡也没有严格执行。^②在斯宾格勒的带领下，纽伦堡积极倡导新教改革，并在 1525 年成为德国的第一个新教城市。

在教育上，斯宾格勒也深受路德的影响。1524 年，路德发表《为设立与维持基督教学校致德意志各城参议员书》，斯宾格勒阅读之后深为触动，在他的推动下，纽伦堡对市内原有的学校进行改善。1525 年，斯宾格勒亲自前往维滕堡，与路德和梅兰希顿交流改革与教育的思想，甚至希望梅兰希顿前往纽伦堡出任新建的学校的校长。梅兰希顿拒绝了这个邀请，但是他表示愿意协助纽伦堡市政委员会建立新的学校。在新建的学校里，教材使用的是路德的《基督教小教义问答书》，聘请的教师都是路德派信徒，如校长及希腊语和历史教师是梅兰希顿的好友卡默拉里乌斯（Joachim Camerarius）。^③这些都是在斯宾格勒的推动下实现的，有鉴于他的辛勤付出，路德在 1530 年把一篇布道词《关于把孩子留在学校里的布道》献给斯宾格勒，表扬他作为德国人文主义——新教教育的领导者。^④

（四）罗马教廷的宣传困境

在宗教改革的初期，罗马教廷的宣传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把表 3.5 与表 2.4 相比，可以发现，在 1518 到 1544 年期间，路德的德语小册子出版了 2551 份；而罗马教会的德语小册子仅仅出版了 548 份，就算加上无日期的作品，也只有 576 份。在数量上，路德的作品是罗马教会的作品的 4.43 倍。

表 2.5 罗马教会在德国出版的与新教论战的小册子数量^⑤

	无日期	1518-1524	1525-1529	1530-1534	1535-1539	1540-1544	1545-1549	1550-1555	总数 1518-1555
德文作品	28	122	188	110	94	34	53	67	696

^① 周施廷. 信仰与生活：16 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9.

^② Ruth Kastner(Hrsg.). Quellen zur Reformation 1517-1555[M].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94:491.

^③ Gerald Strauss. Luther's House of Learning: Introduction of the Young in the German Reformation[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155.

^④ 周施廷. 信仰与生活：16 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4.

^⑤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30.

百分比	4.0%	17.5%	27.0%	15.8%	13.5%	4.9%	7.6%	9.6%	100%
拉丁文作品	46	174	194	137	142	111	144	119	1067
百分比	4.3%	16.3%	18.2%	12.8%	13.3%	10.4%	13.5%	11.2%	100%
德文、拉丁文作品总数	74	296	382	247	236	145	197	186	1763
德文作品在总数中的比例	37.8%	41.2%	49.2%	44.5%	39.8%	23.4%	26.9%	36.0%	39.5%

如果把时间和地理位置考虑进去的话，可以发现一些新特点。在 1518 到 1524 年之间，罗马教廷的论战小册子在很多城市出版，比如斯特拉斯堡和奥格斯堡，但是随着宗教改革的发展这些城市却成为新教的宣传中心，并禁止出版罗马教廷的论战小册子。

在 1539 年之后，信奉天主教的萨克森乔治公爵去世，他的继任者倾向新教，因此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被禁止出版天主教的论战小册子，天主教失去了东部的印刷中心。天主教的宣传开始转向美因茨和因戈尔斯塔特，而科隆是传统的天主教城市，但是科隆的印刷商几乎专门为有学问的精英出版作品，这些作品中拉丁语作品占据了大部分。

表 2.6 在德国出版的天主教论战小册子（包括德语和拉丁语）^①

	无日期	1518-1524	1525-1529	1530-1534	1535-1539	1540-1544	1545-1549	1550-1555	总计 1518-1555	百分比	
东部城市	莱比锡	7	49	38	58	74	0	1	0	227	12.9%
	德累斯顿	2	11	24	26	14	0	0	0	77	4.4%
	小计	9	60	62	84	88	0	1	0	304	17.2%
	百分比	12.2%	20.3%	16.2%	34.0%	37.3%	0.0%	0.5%	0.0%	17.2%	
西部城市	科隆	4	23	79	62	61	31	59	69	388	22.0%
	美因茨	0	1	9	7	6	40	57	42	162	9.2%
	小计	4	24	88	69	67	71	116	111	550	31.2%
	百分比	5.4%	8.1%	23.0%	27.9%	28.4%	49.0%	58.9%	59.7%	31.2%	
边境	因戈尔斯塔特	0	16	11	9	5	41	44	28	154	8.7%
	奥格斯堡	2	22	9	21	9	2	8	7	80	4.5%

^①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32.

城市	小计	2	38	20	30	14	43	52	35	234	13.3%
	百分比	2.7%	12.8%	5.2%	12.1%	5.9%	29.7%	26.4%	18.8%	13.3%	
	总数	74	296	382	247	236	145	197	186	1763	100%
	百分比	4.2%	16.8%	21.7%	14.0%	13.4%	8.2%	11.2%	10.6%	100%	

表 2.7 在德国出版的天主教论战小册子（仅德语）^①

		无日期	1518-1524	1525-1529	1530-1534	1535-1539	1540-1544	1545-1549	1550-1555	总计 1518-1555	百分比
东部城市	莱比锡	2	23	25	32	38	0	0	0	120	17.2%
	德累斯顿	2	6	21	24	11	0	0	0	64	9.2%
	小计	4	29	46	56	49	0	0	0	184	26.4%
	百分比	14.3%	23.8%	24.5%	50.9%	52.1%	0.0%	0.0	0.0%	26.4%	
西部城市	科隆	0	1	15	7	7	5	18	9	62	8.9%
	美因茨	0	0	1	3	3	11	14	22	54	7.8%
	小计	0	1	16	10	10	16	32	31	116	16.7%
	百分比	0.0%	0.8%	8.5%	9.1%	10.6%	47.1%	60.4%	46.3%	16.7%	
边境城市	因戈尔斯塔特	0	3	6	6	2	8	12	16	53	7.6%
	斯特拉斯堡	0	31	6	0	0	0	0	0	37	5.3%
	奥格斯堡	2	8	3	8	2	1	0	3	27	3.9%
	小计	2	42	15	14	4	9	12	19	117	16.8%
	百分比	7.1%	34.4%	8.0%	12.7%	4.3%	26.5%	22.6%	28.4%	16.8%	
	总数	28	122	188	110	94	34	53	67	696	100%
	百分比	4.0%	17.5%	27.0%	15.8%	13.5%	4.9%	7.6%	9.6%	100%	

在这场舆论战争中，为了争取最广泛的世俗群众而做出的最大努力的不是像科隆这样的教会中心，反而是萨克森这样一个世俗公国。萨克森公爵专门出资资助天主教论战小册子的印刷和与路德论战的神学家，如科克拉乌斯、厄克等。而如果没有萨克森公爵以及他资助的神学家的努力，路德的宣传在德语世界几乎不会受到阻力。

表 2.8 用德语写作的天主教论战者^②

	出版数量 (1518-1539)	在总出版物中的 比例 (1518-1539)	出版数量 (1518-1555)	在总出版物中的 比例 (1518-1555)

^①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34.

^②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36.

科克拉乌斯 (Cochlaeus)	67	12.4%	74	10.6%
厄克 (Eck)	38	7.0%	46	6.6%
埃姆泽 (Emser)	37	6.8%	38	5.5%
穆纳 (Murner)	29	5.4%	29	4.2%
希尔维加斯 (Sylvius)	33	6.1%	33	4.7%
维策尔 (Witzel)	47	8.7%	89	12.8%
其他	291	53.7%	387	55.6%
总数	542	100%	696	100%

另外，当天主教神学家撰写文章对路德进行反驳时，他必须要描述他所要反驳的内容，尽管他们尽量会用一些贬义的词汇来表达，比如路德的敌人会把他的思想的流传比作传染病，将路德逐出教廷的教谕将路德比作入侵葡萄园的野猪。但是这些反驳会向读者介绍路德的观点，进而刺激读者去了解路德的思想。

方济各会神学家穆纳 (Thomas Murner) 曾写过一篇文章《基督教和兄弟会的劝诫》(A Christian and Fraternal Admonition)，读者只看序言也可以知道这篇文章是写给路德的，他们可以从穆纳的文章中了解到，路德最近发表了一些文章，他曾多次向教皇，以及宗教会议提出申诉，后来甚至批评了教会会议的权威。路德还抨击了教会的种种弊端，包括基督比教皇更值得信任，接受《圣经》的教导比接受教会的教导更好。

但是并不一定是说读者在了解到路德的思想后就会坚定的支持路德。就算是现代社会，人们在舆论漩涡中也很难分清谁对谁错，更何况当时的人是第一次接触这种舆论战争，他们需要时间去区分谁的观点会持续下去。

穆纳曾将路德的文章《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从拉丁文翻译成德文，从而使其广泛传播。新教支持者迈克尔·施蒂费尔(Michael Stifel)认为穆纳此举是为了篡改这篇文章的内容，从而败坏路德的名声。但是从翻译的结果来看，穆纳显然没有造假。而穆纳之所以翻译对手的文章，是因为他认为这篇文章会使路德的改革受损。而路德的这篇文章确实是其最为激进的文章，伊拉斯谟看到此书后说：“分裂不可挽救了。”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撰写文章《对七圣礼的维护》也赢得了教皇的嘉奖。普通信众在看到这篇文章以后也觉得受到了冒犯。

穆纳认为，尽管路德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神学家，但是他所传播的信息却混合了真理与谬误，这种信息很容易误导普通人，导致他们对权威的反叛。穆纳在《关于马丁·路德博士的教导和布道》(Concerning Doctor Martin Luther's Teaching and Preaching) 中花

了一整节的篇幅来阐述“信仰问题不应该在无知的普通民众面前争论”。为了捍卫这一原则，他提出了一个类比，即市议会不应该公开讨论他们的事务，即使他们所处理的问题涉及到所有人的福利。帝国法律禁止公开讨论信仰，因为“这种公开证明信仰的行为会在犹太人和其他非信徒中引起极大的丑闻”，也会在“无知的基督徒中引起极大的丑闻和不服从”。^①

另外穆纳坚持路德表面上是想要消除教会的各种弊端，实际上是想要引导人们对基督教真理产生错误的信仰。因为按照路德所说的精神和肉体的区别，基督徒在精神的导师是基督，那在肉体上基督徒就不需要导师了吗？说“属灵的基督教世界”是在误导人们，让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忽视实际的、制度化的教会的权威。在穆纳看来，最糟糕的是，它邀请了“反叛和无知的普通民众”参与一场辩论，而这场辩论本应该是神学家的内部争论。

而如果天主教与新教组织公开的辩论，就等于是承认了有一些事情需要辩论。因为天主教会是权威，而路德是异端，对于异端是不用去辩论的，与其辩论等于是折损了自身的权威。这也是教皇不愿召开宗教会议解决争端的背后的逻辑，即教皇的决议不是最权威的。

但是穆纳的论战小册子并没有受到出版商的欢迎，甚至没有获得天主教官方的支持，而穆纳在斯特拉斯堡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现自己的作品很难再出版，因此他不得不离开。

天主教历史学家休伯特·杰丁（Hubert Jedin）曾详细描述了天主教宣传人员遇到的这种困境。例如教皇使节吉罗拉莫（Girolamo Aleander）在1523年建议，为每个教区编纂一份天主教宣传人员的名单，并给这些人提供牧师俸禄或者其他形式的资助，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不过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1523-1534年期间担任教皇）似乎认同杰丁这一观点，他会偶尔奖励那些宣传人员，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教廷很轻视这些宣传人员，而且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促进或协调对于宣传媒体的运用。

在宗教改革开始的十多年后，在保罗三世（Pope Paul III，1534-1549年期间担任教皇）在位时期，天主教的宣传人员首次得到了教会官方的定期资助。1534年，教皇驻德国大使维杰里奥（Pietro Paolo Vergerio）请求教皇选择几名擅长写作并且对路德的教义比较了解的天主教神学家，来与新教宣传家进行论战。因此科克莱厄斯、厄克、维策尔等一些人均获得了资助。

但是这种资助没有很快的转化为出版物的显著增加，天主教的论战小册子，特别是德语小册子，在16世纪前中期都处于数量较低的水平。直到16世纪下半叶，特兰托

^①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62.

（Council of Trent）会议结束以后，在耶稣会成员的努力下，教会才开始有组织的在出版物上应对新教的挑战。

天主教的反应为什么这么迟缓呢？首先，在宗教改革最初爆发的时候，教会考虑的是依靠世俗权力来镇压路德。因为当时天主教会是唯一合法的教会，而路德是异端，应由世俗政府进行审判。但是可惜的是，信仰天主教的皇帝查理五世在德国没有令行禁止的权威，而选侯弗雷德里克又是路德的保护者。也因此有人说，如果当时的德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路德很快就会失败。

此外，与新教不同，天主教宣传人员是在捍卫一个现实的机构，而且这个机构充满了腐败。但是新教宣传人员能够诉诸理想与《圣经》，最起码在宗教改革最初的时间里他们不用为真正的机构和人员以及在其中会出现的问题进行辩护。而当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制度时，天主教便对其理想与现实的出入进行攻击。

尽管印刷术如此重要，但是并不能说宗教改革是一个完全因为技术革新而发生的历史事件。印刷术是一种媒介，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而影响社会进程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大多数是文盲的群众而言，讲坛的影响力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而且许多印刷所的出版物，皆以讲道集的形式面世。^①

归根结底，宗教改革的原因在于当时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罗马教廷对于德国的经济的掠夺。印刷术本身并不能导致宗教改革，它的意义在于使改革家的思想能够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并召集更多的群众来支持他们的事业。

^①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M]. 蔡锦图,陈佐人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4.

三、图像宣传

如果仅仅从印刷宣传的角度来说，能够识字的人很少，那么宗教改革只能是一个少数人参与的运动，或者按照莫勒（Bernd Moller）的想法，宗教改革是一场城市运动。但是参与宗教改革的还有广大农村的农民，他们可能并不识字，但是他们能够阅读图像，而“看（looking）至少被赋予与阅读（reading）同等的重要性。”^①

宗教改革时期，由于宣传的需要，版画的制作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而宣传版画分为木刻和铜板雕刻两种，其中木刻版画成本较低，制作容易，很适合用作各种小册子的封面或者插图。铜刻版画则更适合用作单独的宣传海报。而路德的朋友老克拉纳赫也有高超的木刻版画制作技巧，他为路德制作了许多木刻版画。老克拉纳赫出版的路德作品中常常有羔羊、圣杯和旗帜的图像，还有路德名字的缩写 ML，代表其为路德作品的权威发行商。^②

（一）老克拉纳赫与丢勒对路德的支持

老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于 1472 年出生，在幼年时跟随父亲学习绘画。1500 年前往维也纳进行创作，这时得到了选帝侯弗雷德里克的赏识，于 1505 年受邀前往维滕堡，为正在改造中的维滕堡教堂做装饰。自此便在这里定居，他曾在维滕堡市议会任职，时间长达 30 年。他也是维滕堡最富有的人之一，拥有众多的房地产和维滕堡药房以及维滕堡的出版社。

老克拉纳赫也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艺术家，他曾经为弗雷德里克设计肖像勋章（portrait medallion），勋章设计精美，得到了选侯本人的赞赏。另外他很长寿，活到了 81 岁，在这 81 年中，他有 60 多年活跃在绘画领域，因此他的作品很丰富，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一千幅克拉纳赫现存的画作，其中四百幅被鉴定为克拉纳赫的作品，另外六百幅被认为是他的工作室的作品。^③他的作品大部分是宗教题材，但是又带有世俗气息。如果没有他，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很可能仍只是对高级意大利艺术的苍白模仿，而德国的宗教改革在 1520 年代就夭折了，克拉纳赫对两者都至关重要。^④

^① R. W. Scribner. For the Sake of Simple Folk: Popular Propaganda for the German Reforma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

^② 周施廷. 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木刻宣传版画中所反映的路德形象[J]. 世界宗教研究,2008(03):72-82.

^③ Ozment, Steven E. The serpent and the lamb : Cranach, Luth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Reformation[M].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6.

^④ Ozment, Steven E. The serpent and the lamb : Cranach, Luth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Reformation[M].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7.

技艺高超仅仅是老克拉纳赫参与宗教改革的客观条件，而他与路德的关系则是其投身于宗教改革的主观因素。路德是在 1511 年迁往维滕堡的，次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担任维滕堡修道院副院长，而老克拉纳赫也是修道院的会众，两人很可能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1519 年 6 月，在选侯弗雷德里克的示意下，老克拉纳赫与路德第一次合作，他为路德画了一幅肖像画，作为宣传册的封面；在 20 年代，路德与老克拉纳赫共同反对卡尔斯塔特破坏圣像的运动；1525 年，路德结婚时，老克拉纳赫是路德的证婚人之一。可以说从宗教改革刚开始，克拉纳赫就是路德的坚定支持者之一，而两人的合作也是宗教与艺术结合的典范。

除了老克拉纳赫，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也是路德的支持者。丢勒于 1471 年出生于纽伦堡，父亲是一名金匠，他少年时随父亲学艺，掌握了熟练的雕刻技术，这为他后来创作版画打下了基础。丢勒不仅天资聪慧而且热爱学习，他在 16 世纪初曾前往意大利旅行，接触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作品，并将其风格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创作出大量杰出的艺术作品，如《启示录》、《基督大难》、《小受难》、《祈祷之手》等。丢勒也被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

虽然纽伦堡是新教城市，纽伦堡的市政秘书斯宾格勒作为路德的支持者也是丢勒的好友，但是在丢勒的一生中，他从未与路德见过面，也没有给路德画过肖像画，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路德的支持。在 1517 年路德公开发表《九十五条论纲》之前，这篇文章便在纽伦堡的文化核心小组内传阅，而丢勒更是为它配上了插图。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丢勒写于 1520 年的手稿里，注明他拥有 16 份路德早期作品。^①1520 年，丢勒在给斯帕拉丁的信中，请求他代自己向萨克森选帝侯致谢，感谢他把路德的作品赠送给自己，并说：“如果上帝能让我亲自见到马丁·路德，我一定会把他铭刻在铜版上，作为对这位帮助我战胜了巨大恐惧的基督徒的永恒纪念。”^②

（二）老克拉纳赫对于路德形象的塑造

路德是赞同在宗教宣传中使用图像的。因为他认为，宗教艺术品能够促进基督徒的虔诚，但是在使用图像时应当小心，图像的内容应当尽可能正确的表达《圣经》的含义，与此无关的皆应被去除。在路德看来，图像变成了帮助观者正确理解《圣经》文本，让新教为更多普通民众所接受的有力的工具。也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支撑下，老克拉纳赫的

^① John Dillenberger. Images and Relics, Theological Perceptions and Visual Images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66.

^② 周施廷. 丢勒与故乡纽伦堡的市民文化[J]. 文化艺术研究,2013,6(03):21-29.

宣传图像才有了真正能够代表新教的“正统性”。^①

最早的路德肖像画见于 1519 年出版的《在莱布斯克的布道》(Ein Sermon geprediget zu Leypssgk) (图 3.1) 一书的封面。^② 图中的路德戴着博士帽，身上披着僧袍，双手作布道状。周身的字母是对他身份的解释（维滕堡、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路德博士）。最下面是一朵花，而路德在辩论中常常会带上一朵花，在辩论激烈时就闻一闻它，让自己保持理智。这一年路德 36 岁，在莱比锡辩论中被指责是胡司派，成为了当时的舆论中心人物。但是这幅肖像画把路德刻画成为一个正直的、有学问的僧侣，很容易博得同情。



图 3.1 最早的路德肖像

图片来源：周施廷. 克拉纳赫与马丁·路德肖像画[C]. 美术学研究,2015(04).

1519 年，丢勒写信给斯帕拉丁（Spalatin），并附上两幅铜版画，这是由勃兰登堡红衣主教阿尔布雷希特(Cardinal Albrecht of Brandenburg)委托创作的，作品名为《小红衣主教》(the Little Cardinal) (图 3.2)。而老克拉纳赫也从这幅画中获得灵感，他根据丢勒的画对路德进行了刻画（图 3.3）。但是图画并没有被广泛传播，因为这时是沃尔姆斯审判的前几个月，选侯弗雷德里克正在与皇帝查理五世进行谈判，而这种形象的路德侵略性太强，而两位统治者都需要从路德的形象中看到一个柔软的精神领袖，否则路德的改革就不可能得到选侯的支持，也不可能萨克森生根，因此选侯要求老克拉纳赫重新刻画。

^① 党楚欣. 老克拉纳赫与宗教改革的图像宣传[D]. 北京服装学院,2019.

^② 周施廷. 克拉纳赫与马丁·路德肖像画[C]//美术学研究（第 4 辑）,2015:342-349.



图 3.2 Albrecht Dürer, Albrecht of Brandenburg, the Little Cardinal, engraving, 1519

图片来源: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1/06/23/8153072_807109104.shtml



图 3.3 Lucas Cranach the Elder, Portrait of Cardinal Albrecht von Brandenburg, ca. 1520.

图片来源: Ozment, Steven E. *The serpent and the lamb : Cranach, Luth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Reformation*[M]. Yale University Press, P.128.



图 3.4 Lucas Cranach the Elder, Luther in a Monk's Niche, 1520.

图片来源: Ozment, Steven E. *The serpent and the lamb : Cranach, Luth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Reformation*[M]. Yale University Press, P.131.

在重新刻画的图(图 3.4)中,路德被限制在一个传统的壁龛里,手里拿着一本打开的圣经,被表现成一个有着开放的思想、顺从的意志和敬畏上帝的心的人的形象。后来,艺术家汉斯·巴尔东·格里恩(Hans Baldung Grien)和海因里希·霍普夫(Heinrich Höpfer)在壁龛主题上添加了光环和鸽子,进一步软化了改革家的形象。

这是借用了《圣经》之中圣格里高利(St. Gregory)的传说。圣格里高利死后,有人建议将他的作品作为异端邪说予以焚毁。然而有人阻止了这件事,他说他曾看到圣灵以鸽子的形式在他耳边说话。这幅画表明路德的作品也不应该被烧毁,因为它们也是神的启示。^①



图 3.5 Lucas Cranach the Elder, Martin Luther (1483–1546) with Doctor's Cap, 1521. Engraving.

图片来源: Ozment, Steven E. *The serpent and the lamb : Cranach, Luth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Reformation*[M]. Yale University Press, P.132.

1521 年的画像(图 3.5)则发生了一些变化,路德的姿态从正面变成了侧面。发型不再是典型的僧侣头,而是戴起了一项博士帽。可见此时路德的样子已经为人熟悉,不再需要正面塑像也能辨识出他的模样,而博士帽子更是表达出了路德在民众心中的形象,而博士的身份也赋予路德解释《圣经》的权力。老克拉纳赫在这两幅肖像画底下都冠以自己的标志,即 1508 年由萨克森选帝侯授予他的荣誉徽章:一条带有王冠,口含戒指的翼蛇,表明其时他已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画家。

^① Scribner R W . *Incombustible Luther: The Image of the Reformer in Early Modern Germany*[J]. *Past & Present*, 1986(1):38-68.

（三）图像论战中的“他者化”

当两种文化相遇时，一般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超越文化之间的距离，用类比的方法将他者与自我进行比较或者将他者看作对自我的反映。这种过程被称为与他者的同化；而另一种则是将其他文化看作为与自己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这可以看作与他者的异化。这种异化往往会将主体最厌恶的方面投射到他者身上，“他们”变得异乎寻常，非我族类，再进一步，“他们”便成了怪物。

而路德在于天主教论战过程中使用的图像便是将“他者”异化的体现。如天主教通过图画丑化路德，艺术家汉斯·布罗斯默（Hans Brosmer）画了一幅画，名为《七个头的路德》，这幅画是以《启示录》中妇人与龙的故事为原型，在这幅图中，从左到右，路德戴着博士帽、僧侣帽、土耳其头巾、而土耳其头巾则暗示了路德是异端，前两个身份是虚假的伪装。接着是教士帽，讽刺路德被教皇开除教籍。第五个头上一群黄蜂，表明他有精神病。接下来是一个法学家，同时暴露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因为他假定要审判教皇。他最后的头是巴拉巴（Barabbas），是一个被定罪的杀人犯。^①



图 3.6 The Dragon of Revelation Wearing the Papal Tiara.

图片来源: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124.

而路德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击，他在翻译的德语《圣经》中附上插图（图 3.6），图中的恶龙戴着三重冠，用来代表罗马教皇。而旁边的两个人是先知，他们被画成了路

^① Ozment, Steven E. The serpent and the lamb : Cranach, Luth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Reformation[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130.

德和梅兰希顿的模样。



图 3.7 Lucas Cranach the Elder, *Passional Christ and Antichrist*, 1521.

图片来源: 周施廷. 克拉纳赫与马丁·路德肖像画[C]. 美术学研究, 2015(04).



图 3.8 Lucas Cranach the Elder, *Passional Christ and Antichrist*, 1521.

图片来源: Ulinka Rublack. *Reformation Europ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5.

此外, 老克拉纳赫的经典作品《基督受难与敌基督》(图 3.7、图 3.8) 将教皇“他者化”更为明显。它是宗教改革最具代表性的木刻版画, 由十三组(共 26 幅)相互对应的版画组成, 把不守基督教导的教会与受难的基督进行对比。在这个作品中, 老克拉纳赫和路德将基督短暂在世期间的敬虔行为与罗马教皇一千年来不敬虔行为并列在一起。每一个场景都配有圣经和经典注释, 由路德的同事梅兰希顿和约翰内斯·施韦特费格(Johannes Schwertfeger)提供。每一个场景都展示了教皇违背了基督一贯忠实遵守的原则, 暗示教皇是一个巧妙伪装的敌基督。如第一幅图是基督和信徒们站在一起, 而信徒们把基督围在中间, 体现了信徒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基督, 而与之对照的是教皇坐在轿子里, 被僧侣们抬着走, 教皇的高高在上, 与基督与信徒站在一起形成对比。第二幅图是这部作品的最后一幕, 基督在虔诚的信徒的注视与怀念中升入天堂, 而教皇则落入地狱, 被野兽和假先知包围。自 14 世纪以来, 各种被天主教定义为异端的宗教活动都使用过类似的题材, 如胡斯派画家曾画过耶稣给门徒洗脚和僧侣亲吻教皇的脚的对照画。

（四）图像资料的特点

新教的木刻版画通过特定的视觉艺术来表达新教的领袖、教义以及对罗马教皇的批判。这种宣传版画深刻依赖于大众文化所认同的信息，从而使自己的宣传深入人心。宣传版画也是一种原始材料，是得到路德本人同意，用来宣传新教的一种方式。根据维滕堡汉斯·洛夫特（Hans Lufft）印刷店的一位雇员留下的记录写道：“这位可敬的博士自己提供了一些对人物形象的建议，应该如何描绘这些人物，如何依照文本去画，而不希望有任何文本之外的多余的、不必要的事物。”^①

图画传递的信息比文本更加贴近民间文化，也更加激进。其鲜明特点为：一、明确性。它简明扼要，生动别致，要比新教文本文献论述的观点更为明确，更为生动。二、对峙性，把差异扩张对立。在文本文献中用大量文字阐述的观点，往往只是一种差异，但在画像中却是黑白分明的神魔对立。三、普遍性。图像观者不仅包括识字的人们，也包括了不识字的人们，其观众要比能阅读文字的知识分子更加广泛。有些木刻版画配有简单的文字，文字简明扼要，比文本文献所反映的意思更明确和不容置疑。四、民间性。木刻版画以广大民众为宣传对象，比文字文本更加贴近民众。在马丁·路德形象塑造上，很显然，是根据观众心理来设计的。路德的僧侣形象、博士教授形象、圣徒形象、人民领袖形象以及普通人的形象，都接近人们的期望值，与文本文献所表达的内容有差异。在赎罪券的问题上，画像更以“金钱入缸、灵魂上天”的刻画揭示出神钱交易的腐败实质，比文本文献中功德不能买卖的说法，更加具有经济性、直观性。^②

另外，不应把图像当作文本文献的补充，事实上，它是一种独立的表达方式：新教领袖的一些激进观念，往往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图像表达出来的。从图像宣传的角度，更能解释宗教改革是一场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

^① 党楚欣. 老克拉纳赫与宗教改革的图像宣传[D]. 北京服装学院,2019.

^② 周施廷. 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木刻宣传版画中所反映的路德形象[J]. 世界宗教研究,2008(03).

四、路德思想获得认同的原因与宗教改革时期的大众文化

（一）路德思想获得认同的原因

文艺复兴之后，人开始关注自身的现世的价值，这种精神被成为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最重要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复兴了古代的文学艺术，而在于通过对古代异教文化的复兴，热情地讴歌了一种充满人性要求和感性魅力的现世生活态度，从而使人从中世纪的虚幻理想中觉醒过来。^①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消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②到了15世纪末，文艺复兴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产生广泛影响，德国和法国的知识精英参与进来，人文主义精神对路德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路德发表的《九十五条论纲》第四十六条中：“基督徒须知，他们除非有很多的余款，否则就应该把钱留作家庭必需的开支，决不可浪费在购买赎罪票上。”^③中世纪的普通人民生活在困苦之中，传染病与战乱随时会夺取他们的生命。生活是痛苦的，没有意义的，唯一的寄托是来世的幸福。然而，路德强调现世生活的意义，并将这种意义与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

对于当时德国的各个阶层来说，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在人文主义者看来，路德继承了他们未竟的事业。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写过一部著作，名为《愚人颂》，揭露了教士的行为不端，神学家的许多愚蠢争论以及信徒对朝圣、赎罪和圣物的盲目轻信，文章中的语言比路德的一些著作更为辛辣。然而，伊拉斯谟寄希望与教会自上而下进行改革，而改革却由路德自下而上发动了。所以伊拉斯谟说：“我下了一只鸡蛋，但是路德把它孵成了鸭。”在德国的诸侯中，很多人早已不满罗马教廷的经济掠夺。当台策尔在德国境内兜售赎罪券之时，选侯弗雷德里克禁止台策尔进入他的领地，同时也正是在选侯弗雷德里克的保护下，路德在与教廷的一次次交锋中得以有人身安全的保证。就算是在莱比锡辩论时将路德称为洪水猛兽的萨克森的乔治公爵，看到路德发表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也一度赞扬他，不大愿意在辖区内公布教皇训令。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就算没有路德，也会有其他人进行改革。

16世纪时，欧洲的民族国家开始兴起。在西欧和在直接或间接受到宗教改革影响的

^① 赵林. 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文化意义[J]. 求是学刊, 2018, 45(05).

^② 雅各布·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 何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25.

^③ 马丁·路德. 路德选集（路德关于赎罪票效能的辩论）[M]. 徐庆誉, 汤清译.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 6.

地区，宗教改革前不久的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趋向统一与联合。封建制度，连同该制度的种种特权和不法行为，渐渐消失，在走向专制独裁的君主统治下陆续出现统一的民族国家。……如果说德意志和意大利黎民百姓还没有聚集在一个王朝的周围，但建立具有近代王国一切外部特征的稳定国家的相同的统一因素也已显露出来。^①然而，罗马天主教会依然对德国进行无休止的榨取，德意志被称为教皇的奶牛，在这种情况下，教廷在德国兜售赎罪券的行为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因此路德在政治上提出了改革建议，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中，路德提出抑制教皇管理、委任、收税的权力；减轻或取消教会律法的处罚；反对俗务提交罗马；减少教会节日等。路德的这些改革建议不是从神学角度出发，而是从实用角度出发，契合了德国诸侯的利益诉求。随着宗教改革的发展，原属于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和财产，被世俗诸侯吞并。然而，宗教改革虽然将德意志的革命力量释放出来，却并没有直接使德意志的统一。刘新利教授认为：宗教改革运动虽然使德意志脱离了罗马教廷的控制，使德意志民族获得独立，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德意志民族的分裂。^②

（二）大众文化

林赛认为：“路德和其他一些宗教改革者精神生活的真正根源应当从当时的家庭和公众宗教生活中去寻找。”^③因为改革之后的宗教生活是过去的延续。宗教改革之后，家庭中唱的赞美诗与以往相同，新教的许多祈祷文都是来自中世纪教会的祈祷书，宗教改革者用儿童时代在家庭受到的许多宗教教诲来教育下一代。路德的思想是扎根于当时德国的大众文化的。

所谓大众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它的群众基础是最广泛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文化。而当时德国最多的群体是农民，因此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一般被称为“民间舞蹈”、“民谣”、“民间故事”等。但是也不应把这种文化看作是统一的文化，因为农民内部也有富裕农民和农奴的区别，它随着年龄、社会和物质条件、宗教、教育、区域和性别不同而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新文化史对文化进行了重新定义，包含了比以往更加广泛的人类活动的领域：“不仅有艺术还有物质文化，不仅有书面的还有口述的，不仅有哲学还有普通人的精神状态。”^④在伯克看来，文化是：“一个由共享的意义、态度和价值观以及表达或体现它

^① 托马斯·马丁·林赛. 宗教改革史上卷[M]. 孔祥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6.

^② 刘新利. 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04-344.

^③ 托马斯·马丁·林赛. 宗教改革史上卷[M]. 孔祥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17.

^④ 周兵. 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D]. 复旦大学,2005.

们的符号形式（表演、作品等）所组成的体系。”至于大众文化，最好使用否定的方式去下定义，把它定义为非正式的文化、非精英的文化或者“从属阶级”的文化。^①

就像斯克里布纳在书中总结的那样：“宗教改革的宣传非常成功，是因为它严重依赖于大众文化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这方面，新教改革派认为最紧迫的问题是向普通民众提供《圣经》，而且是用他们能懂的语言写的《圣经》。^②于是路德将伊拉斯谟（Erasmus）翻译的希腊文《圣经》基础上，将《圣经》翻译成了德文。路德翻译《圣经》是为了平信徒也能与上帝沟通，因此他在翻译时尽量使用地道的德语。路德说：“要弄清楚怎么讲德语，就去问家中的母亲、街头的孩子及街市之平民百姓，观察他们怎么说话，然后照此翻译。这样他们才会懂你的意思，知道你在向他讲地地道道的德语。”有些地方，用语言不能表达，路德便使用图画。在路德有生之年出版的各种版本《圣经》中有 500 幅木刻插图。^③1522 年，路德翻译的德语《圣经新约》出版，1534 年又出版了德文《圣经》全书。其他新教地区很快效仿。

当地语言《圣经》的出版是重大的文化事件，这对相关地区的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德国，路德翻译的《圣经》赋予许多德文词语新的含义，使某些地方性的成语变成全国通用，在文化上推动松散的德意志走向联合。此外，这本《圣经》也丰富了德意志的民族语言，路德也因此成为统一书面语的开拓者。

新教的工匠和农民往往需要以口传的或间接的方式来获取《圣经》信息。诵读赞美歌便是新教礼拜仪式中重要的部分。路德派最著名的圣歌是“我们的上帝是个强大的城堡”（Ein's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而赞美歌也融入人民的生活之中，在婚礼、葬礼上使用。

在葬礼上的布道是新教教会宗教实践的一个特点，在葬礼上有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布道，目的是要让参加葬礼的人以死者的生平为鉴，记住死亡和复活，取代祈求和说情的是回忆个人的生平，使之成为遗属的榜样。

新教徒的大众文化的核心是《教理问答》，即一种包含宗教信条基础的小册子。这种教理问答在宗教改革之前就有，而现在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以问答的形式来更加容易地传播和测验宗教知识。路德于 1529 年出版《袖珍教理问答》，路德的目的在于为知识浅陋的牧师提供帮助，但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逐渐起着越来越直接的作用，瑞典主教劳伦修斯·保罗将它称为“平民百姓的圣经”，是“整个圣经的简要概括”。在有些地区，凡能正确回答教理问答中问题的人有时可以获准出席圣餐。

^① 彼得·伯克.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M]. 杨豫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序言.

^② 彼得·伯克.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M]. 杨豫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70.

^③ 罗伦培登. 这是我的立场（马丁路德传记）[M]. 陆中石,古乐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306.

新教文化是布道文化。宗教改革的布道涤除了奇迹、虚构的故事和圣徒的故事，只传递上帝的话，那个时代的布道士肯定不满足纯粹情感的需要，而是用有力的激烈的语言吸引听众。在布道前后，全体教徒“用德语唱基督教的颂歌和赞美诗”，以此来“激发和唤醒他们，加深他们对上帝的情感和信仰，增强力量。”^①

^①（德）里夏德·范迪尔门. 欧洲近代生活：宗教、巫术、启蒙运动[M]. 王亚平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52.

结语

研究路德思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传播意义在于了解宗教改革运动与欧洲社会变革之间的互通。我们把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引发的运动称之为宗教改革，然而，这场改革并不仅仅局限在宗教之内。这场运动涉及到市民、农民以及诸侯和德皇；而路德的思想主张在一开始也受到广大人民、工匠以及僧侣的支持；宗教改革之后，欧洲社会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成立民族国家，建立民族廉俭教会以及出版民族语言的《圣经》。

而路德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就在于他是当时德国的代表，他的因信称义以及平信徒皆祭司的思想缓解了平信徒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发表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契合了德国诸侯的利益；路德的教导符合当时德国人民的期待，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路德本人并没有唐吉珂德式的狂热，因此他能够将这些分散的真理有机结合在一起，能看到它们对所有人，包括未受过教育的人的意义。他一步步地前进，走得缓慢而坚定，以至于普通人也能看见并跟得上，因此路德的思想得到了快速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改革运动也是一场欧洲的社会改革运动。

参 考 文 献

(一) 原始文献

- [1] Martin Luther, Dr. Martin Luthers Werke[M].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n Böhlaus,S. 1883.
- [2] Martin Luther, Luther's works, 55 Vols[M]. Saint Louis and Philadelphia,1955.
- [3] Martin Luther,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M]. New York:1962.
- [4] Philip Melanchthon. Die Loci Communes[M]. edited by G. L. Plitt & Th. Kolde. Leipzig,1900.
- [5] George Spalatin. Annales Reformationis[M]. Leipzig,1718.
- [6] 马丁·路德.路德选集[M].徐庆誉,汤清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 [7] 马丁·路德.路德文集[M].伍渭文主编.香港,香港路德会文字部,2003.

(二)西文专著

- [1] Peter Blickle. The Revolution of 1525: The German Peasants' War from a New Perspective[M]. Baltimore and London,1985.
- [2] Thomas A. Brady. Jr. German Histories in the Age of Reformations, 1400 -1650[M]. Cambridge, New York,2009.
- [3] John Dillenberger. Images and Relics, Theological Perceptions and Visual Images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 [4] 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 [5]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 in early-modern Europ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 [6] Harold J. Grimm. Lazarus Spengler: A Lay Leader of the Reformation[M]. Columbus: Ohio University Press,1978.
- [7] Cunnar Heydenreich. Lucas Cranach The Elder. Painting materials, techniques and workshop practice[M].New York: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7.
- [8] Ruth Kastner(Hrsg.). Quellen zur Reformation 1517-1555[M].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94.
- [9] Peter Matheson, The Imaginative World of the Reformation[M]. Fortress Press,2000.
- [10] David Mckitterick. Print, Manuscript and the Search for Order, 1450-1830[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 [11] Lyndal Roper. Martin Luther Renegade and Prophet[M]. Random House,2017.
- [12] Ulinka Rublack. Reformation Europ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 [13] Ulinka Rublack.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 [14] Paul. A. Russell. Lay theology in the Reformation Popular Pamphleteers in Southwest Germany(1521-1525)[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 [15] R. W. Scribner. Popular Culture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Reformation Germany[M]. Hambledon Continuum,1987.
- [16] R. W. Scribner. For the Sake of Simple Folk: Popular Propaganda for the German Reforma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 [17] Gerald Strauss. Luther's House of Learning: Introduction of the Young in the German Reformation[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18] Lewis, W. Spitz. The Religious Renaissance of the German Humanist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19] Ozment, Steven E. The serpent and the lamb: Cranach, Luth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Reformation[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20] Ozment, Steven E. The Age of Reform, 1250-1550: An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and Reformation Europe[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三) 西文期刊论文

- [1] Brady, Jr., Thomas A. New Studies on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J].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99.
- [2] Brady, Thomas A. From the Sacral Community to the Common Man: Reflections on German Reformation Studies[J].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987.
- [3] Crofts, Richard A. Printing, Reform, and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in Germany (1521-1545) [J].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985.
- [4] Cole, Richard G. Reformation Printers: Unsung Heroes[J].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984.
- [5] Dixon, C Scott. Martin Luther and the Reformation in Historical Thought, 1517-2017[J]. An Irish Quarterly Review, 2017.
- [6] Scribner R W. Incombustible Luther: The Image of the Reformer in Early Modern Germany[J]. Past & Present, 1986.

(四) 西文译著

- [1]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M]. 蔡锦图, 陈佐人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2] 彼得·伯克.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M]. 杨豫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3] 彼得·伯克. 图像证史[M]. 杨豫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4] [法] 费夫贺, 玛尔坦. 印刷书的诞生[M]. 李鸿志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5] J.W. 汤普森. 历史著作史: 上卷[M]. 谢德风译, 李活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762.
- [6] [德] 里夏德·范迪尔门. 欧洲近代生活: 宗教、巫术、启蒙运动[M]. 王亚平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 [7] 罗杰·夏蒂埃. 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 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M]. 李宏图, 王加丰选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 [8] 罗伦培登. 这是我的立场 (马丁路德传记) [M]. 陆中石, 古乐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5.
- [9]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马奇炎, 陈婧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斯丹迪奇.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 社交媒体 2000 年[M]. 林华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 [12] 托马斯·马丁·林赛. 宗教改革史上卷[M]. 孔祥民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13] 沃尔克. 基督教会史[M]. 孙善玲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 [14] 威尔·杜兰特. 世界文明史卷六: 宗教改革[M]. 幼狮文化公司译. 东方出版社, 1998.
- [15] 雅各布·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 何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五) 中文著作

- [1] 林纯洁. 马丁·路德天职观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 刘新利. 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3] 沈固朝. 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4] 项祥. 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5] 朱孝远. 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道路[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6] 周施廷. 信仰与生活: 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六) 中文论文

- [1] 曹意强. “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J].新美术,2005,12.
- [2] 蔡翼伦.卡耶坦和路德 1518 年奥格斯堡关于赎罪券与忏悔之争[J].基督宗教研究,2017,11.
- [3] 党楚欣.老克拉纳赫与宗教改革的图像宣传[D].北京服装学院,2019.
- [4] 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01.
- [5] 邓丽.路德的“因信称义”说及其人文主义精神[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3).
- [6] 弗朗西斯·哈斯克,孔令伟.历史及其图像[J].新美术,2004,10.
- [7] 高铁军.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小册子”[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
- [8] 高铁军.传播的革命:印刷术对德国宗教改革的影响——由爱森斯坦的观点引发的思考[J].长沙大学学报,2011,25(06).
- [9] 金志霖.试论马丁·路德与德国农民战争[J].历史教学问题,2005,10.
- [10] 刘友古.论伊拉斯谟和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D].复旦大学,2005.
- [11] 林纯洁.《路德全集》魏玛版的历史与未来[J].德国研究,2012,27(03).
- [12] 骆正林.传媒技术赋权与人类传播理念的演变[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04.
- [13] 钱金飞.宗教改革对德意志近代早期国家构建的影响[J].世界历史,2013,12.
- [14] 吴愁.宗教改革早期教派的多元化与奥格斯堡“新教认同”的构建[J].世界历史,2020,06.
- [15] 吴树博.从马丁·路德到笛卡尔——论“因信称义”与近代主体性哲学兴起的关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
- [16] 王圆方,张唐彪.印刷小册子:被遗忘的“印刷文明”时代的先行者[J].中国编辑,2020,11.
- [17] 王爱玲.媒介技术:赋权与重新赋权[J].文化学刊,2011,03.
- [18] 张仕颖.马丁·路德精神困苦的起源和实质[J].德国研究,2011,08.
- [19] 周施廷.路德新教宣传的策略及其作用[J].史学月刊,2012,09.
- [20] 周施廷.克拉纳赫与马丁·路德肖像画[C]//美术学研究(第4辑),2015.
- [21] 周施廷.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木刻宣传版画中所反映的路德形象[J].世界宗教研究,2008,02.
- [22] 周施廷.丢勒与故乡纽伦堡的市民文化[J].文化艺术研究,2013,12.
- [23] 赵林.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文化意义[J].求是学刊,2018,12.
- [24] 周兵.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D].复旦大学,2005,09.

致 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研学之路虽无穷尽，毕业之时已然到来。回首过去，感慨万千！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者念吾师。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吴舒屏教授。硕士生涯，承蒙恩师之厚爱，幸得严厉之教诲；课堂上细心之教导，谈吐间如挚友之灼见；一言一行，师德昭显；学高识广，春风化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每遇疑惑，恩师精到之点拨，如醍醐之灌顶，如重锤之激灵。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当下，求学结业，幸受惠于其为人为学之奥义，细品之，实乃人生之财富矣！衷心祝愿吾师，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光阴难再，有生之年，弱冠而立，得以求学之收获，倍感亲朋之宠爱！三年光阴，学于他乡，若无双亲，无以至今日，所谓“寸草春晖，感恩图报”，期间不能尽孝周围，心中有愧。再者，有之今日，亦不忘良友之相助；困难之际，道路不顺，有得挚友之相助，今日之人情，此生难忘，他日富贵时，登门言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吾辈青年，今虽不用如恩来总理所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仍需谨遵鲁迅先生的教诲：“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最后，希望疫情结束，希望国泰民安！